PL
2679
H75
1648
v.3

LIBRARY
JUN 17 1970
UNIVERSITY OF TORONTO

[redacted]

小學句讀記卷之三

天台陳　選點　　華陰張　慄
閼中王建常記　　朝邑壹汝佽校閱
　　　　　　　　華陰李作模

敬身第三

敬身者。敬以持身也。許文正公曰。敬身之目。其別有四。心術威儀衣服飲食。心術正乎內。威儀正乎外。則敬身之大體得矣。心術威儀。二者內外交持。皆得其正。此敬身之大體也。朱子云。敬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殆謂此與。其衣服飲食。所以奉身也。苟不制之以義。節之以禮。將見其所以養人者。反害於人也。衣服飲食。固所以養人。而最切於日用者。然不能以禮義節制之。至於喪志失

身。是反有害於人也。故雖大體既得。而須又細節克謹。方爲盡善分而言之。心術威儀。修德之事也。衣服飲食。克己之事也。統而言之。皆敬身之要也。蓋惟敬身。德無不修。己無不克。故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間。無施而不可。此古人修身必本於敬也。敬則身修。身修則倫無不可盡者。所以小學之書不出乎明倫。而敬身乃其要也。凡四十六章

孔子曰。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身之於親。猶木之有枝。親之於身。猶木之有本。相須而共體也。身與親相須而共體。此正是敬身所以爲大處。劉氏曰。君子所以敬其身。非爲我而自尊也。身雖在我。其氣與性。則受於親。非己得以輕而辱之也。故曰不敬其身是傷其親也。猶傷其根本者。枝條必從之而亡。敢不敬愼而培之以禮乎

仰聖模景賢範。述此篇。以訓蒙士

仰。猶慕也。景。猶向也。聖賢之言。爲天下後世法。故曰模範。模範。皆法式也。謂聖賢之言。如泥之有模。金之有範。皆天下後世所取法者也

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丹書。書名。師尚父所以告武王者尚父。太公望。姜姓。呂氏。名尚。西伯出獵。遇尚於渭水之陽。載與俱歸。立以爲師。故謂之師尚父。○大戴禮踐祚篇。武王踐祚三日。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可得而見與。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王齊三日。師尚父奉書而入。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强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而爲戒書於席四端焉敬。敬畏。怠。怠慢。滅。亡也。義者天理之公。欲者人欲之私。從。順也。問從字意。朱子曰。從。順也。敬便立起。怠便放倒。以理從事是義。不以理從事便是欲。這處敬與義是個體用眞氏曰。敬則萬善俱立。怠

則萬善俱廢。義則理爲之主。欲則物爲之主。吉凶存亡之所由分也。敬怠義欲。便是吉凶存亡底路頭。從這敬與義一路去。便吉便存。從那怠與欲一路去。便凶便亡。葢吉凶存亡。相去不啻千里。而此則其所由分也。○朱子曰。須是將敬來做本領涵養得貫通時。纔敬以直內。便義以方外。義便有敬。敬便有義。敬者。守於此而勿失之謂。義者。施於彼而合宜之謂。○眞氏曰孔子贊易於坤之六二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先儒釋之曰。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葢敬則此心無私邪之累。內之所以直也。義則事事物物。各當其分。外之所以方也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黃氏曰。毋。禁止辭。儼。矜莊貌。人之坐思。貌必儼然謂容貌必儼然矜莊。常如人坐思時也安定審也安定訓審。只是言語詳審。不敢輕易出口底意思。○眞氏曰。其言辭必安定而不遽毋不敬。正其心也。儼若思。正其貌也。安定辭。正其言也。安民哉。正己而物正也朱子曰。言君子修身。其要在此三者。而其效足以安民。葢正其心。正其貌。正其言。只是箇修己以敬

其效足以安民。則正己而物正矣。物正則無不安也○呂氏曰三者正。則無所往而不正。天下雖大。取之修身而無不足。故曰安民哉○按此四句。朱子謂是曲禮古經之言。眞氏亦云此節凡四言。而修身治國之道略備。其必聖賢之遺言與

敖傲不可長。上聲欲不可從。縱志不可滿。樂洛不可極

敖者。矜己慢物之謂。欲。謂飮食男女之欲按禮運。飮食男女。爲人之大欲。欲固不止於此。如聲臭安佚之類皆是。應氏只說情之動爲欲。便無不該馬氏曰。敖不可長。必消而絕之。欲不可從。必克而止之。志不可滿。必損而抑之器滿則傾。志滿則覆。故聰明聖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謙。所謂損而抑之也。樂不可極。必約而歸於禮樂固人情所不免。蕩而無節。則悖天理而窮人欲矣。故凡人情之所樂者。皆有禮以制之。而不得放焉。所謂約而歸於禮也○應氏曰。敬之反爲敖。情之動爲欲。志滿則溢。樂極則反○按以上二節。皆禁戒之辭。蓋主敬存心之目也

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

安而能遷

狎。謂素親狎狎非褻狎之謂。乃平居親暱之謂。畏非畏懼之謂。乃尊禮嚴重之謂。安安。謂安其所安上安字指心言。下安字指所處言。朱子曰。此言賢者。於其所狎能敬之。於其所畏能愛之。於其所愛能知其惡。於其所憎能知其善。雖積財而能散施。雖安安而能遷義。可以為法。與上下文禁戒之辭不同此節獨首提賢者。下面又露出兩箇能字。分明是說賢者於人情易偏處。能察之而各得其正如此。乃主敬存心之法也

臨財毋苟得。臨難去聲毋苟免。很毋求勝。分問正韻焚去聲毋求多

苟。苟且。分。分如字財。很。鬬很。毋苟得。見利思義也。毋苟免。見危授命也朱子曰。受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毋求勝。忿思難也疏曰。如有小小鬬很。當引過歸己。不可求勝毋求多。患不均也疏曰。與衆人分物。毋得貪欲。望多入己也。○無故之獲。必揆其所自來。則無苟

得矣。且應得之物。必節其所當受。則弁無求多矣。君父之難。以身任之。則無苟免矣。至睚眦之隙。以義消之。則自無求勝矣。○周氏曰。累於物者。則臨財必求苟得。累於身者。則臨難必求苟免。惟君子內外無累。故可以得而得。無心於得。非所謂苟得也。可以免而免。無心於免。非所謂苟免也。好勝者。爲其不能忘我也。多得者。爲其不能遺物也。苟能忘我而常處其弱。則人之狠者不求勝。而天下莫能勝矣。苟能遺物而常處其不足。則財之分者不求多。而天下莫能損矣。

疑事毋質。直而勿有。

質。成也。事有疑則闕之。不可以己意斷也。朱子曰。兩句連說爲是。疑事毋質。卽少去聲儀所謂毋身質言語也。直而勿有。謂陳我所見聽彼決擇。不可據而有之。專務强上聲辯。不然。則是以身質言語矣。自臨財至此。又皆禁戒之辭。而爲主敬存心之目也。此章凡五節。朱子謂大意雖相似。而文不連屬。須如此分別看方得。

○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此答顔淵問仁也 顔淵孔子弟子名回字子淵魯人論語第十二篇顔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請問其目則答之以此 朱子曰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 是人心之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又云工夫只在勿字上纔見非禮來便禁止之便克去 又曰但有些箇不循道理處便是非禮 問非禮勿視聽言動朱子曰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如此類工夫却易視遠惟明纔不遠便是不明聽德惟聰纔非德便是不聰如此類工夫却難視聽言動但有些箇不循道理處便是非禮又曰只心術間微有些子非禮處也須要淨盡截斷了○視是這裏底引將去聽是聽得外面來又曰視與看見不同聽與聞得不同如非禮之色若過目便過了不可要有視之之心非禮之聲若入耳也過了不可要有聽之之心○非禮而勿視聽者防其自外入而動於內也非禮而勿言動者謹其自內出而接於外也○總註此章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顔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張氏曰非至明不能察其幾是言其致察於非字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是言其用力

於勿字。趙氏曰。非至明。則不能察天理人欲。邪正所由動之幾。將有誤認天理爲人欲。認人欲爲天理。而不自覺於冥冥之中矣。非至健。則不能決天理人欲勝負所由分之勢。將有玩天理而不肯進。戀人欲而不忍割。而依違於二者之間矣。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此答仲弓問仁也（仲弓。孔子弟子。姓冉。名雍。魯人）出門如賓。使民如祭。敬以持己也（一出門便如見賓。則無時而不敬。一使民便如承祭。則無事而不敬。所以謂之敬以持己者。收歛此心入來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以及物也（物。卽人也。人我交接之間。但是己所不欲底。便不要以此加諸人。這便是恕。所以謂之恕以及物者。推廣此心出去也。朱子曰。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世有敬而不能恕底人。便只理會自守。却無溫厚愛人氣象。若恕而無敬則無以行之。須先主於敬。然後能行其恕○問以刑加人。豈人所欲。便是不恕始得。曰。恕字須兼忠字說。忠是盡己。而後推之爲恕。夫以刑加人者。其人實有罪。其心亦自以爲當然。故以刑加之。而非强所不欲也。其不欲被刑。乃其私心。若其眞心。旣已犯罪。亦自知其當刑矣。今人只爲不理會忠。而徒爲恕。其弊只

是姑息。蓋此處說忠。卽在敬字內。未有敬而不忠。忠而不主乎敬者也。○又曰。聖人言語極謹密。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下面又便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都無些欠缺處。問此意則體用兼備。曰。只是如此。自家身已上常是持守。到接物時又如此。則日用之間。無少間隙。私意直是何所容。可見聖人說得極密。○輔氏曰。不敬。則私欲萬端。害仁之體。不恕。則徇己遺人。泥仁之用。必敬以養之。恕以達之。則私意無可萌之時。無可著之處矣。○或問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程子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張氏曰。平日之涵養一於敬。則出門使民之際。皆此心也。○饒氏曰。平時固是敬謹。出門使民時。尤加敬謹此只就出門使民說起。則只是動時事。蓋出門使民。是與人交接之時。於此時有敬謹之心。則交接之間。私意不存。而得以盡其推己及人之恕矣。○愚按有間持敬克己工夫。相資相成者

朱子曰。若不敬。則此心散漫。何以克己。若不克己。非禮而視聽言動。安能爲敬。是言其相資也。又云敬之至。固無己可克。克己之至。亦不消說敬。是言其相成也。今學者知此。須是齊頭著力。一邊持敬。一邊克己。及至得力時。或於此於彼。却只一般

○居處上聲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此答樊遲問仁也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字子遲。魯人。之往也夷。東夷。狄。北狄周禮夏官職方氏。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註云。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狄朱子曰。恭主容。敬主事○朱子曰。自誠身而言。則恭較緊。自行事而言。則敬爲切○敬專言。如修己以敬。只偏言。是主事○問敬如何是主事而言。曰。而今做一件事。須是專心在上面方得。不道是不好事。而今若讀論語。心又在孟子上。如何理會得。若做這一件事。心又在那事。亦做不得。又曰。若有事時。則此心便專在這一事上。無事。則此心湛然恭見現於外。敬主乎中朱子曰。發於外者。比主於中者較大。蓋必充積盛滿。而後發於外。然主於中者。却是本○陳氏曰。敬工夫細密。恭氣象闊大。敬意思卑屈。恭意思尊嚴。但恭只是敬之見於外者。敬只是恭之存於中者。敬與恭不是二物。如形影然。未有內無敬而外能恭者。亦未有外能恭而內無敬者○饒氏曰。無事時。此心無所作爲。只可於形容上著箇恭。及至事來。則此一心便要應事。心若不在事上。爲事便鹵莽。所以著箇敬。至於接人。則此心須視人猶己。不可容些欺僞。所以著箇忠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問如何雖之夷狄不可棄。朱子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須臾無

間斷方得。若有間斷。此心便死了。在中國是這箇道理。在夷狄
也只是這箇道理。○黃氏曰。能恭敬而忠。則天理常行。而人欲
不萌矣。又能無適而不然。則流行而無間斷。仁之爲道。孰外乎
此。○饒氏曰。天體物而不遺。仁體事而無不在。於居處時。容貌
恭肅。則仁便在居處上。於執事時。此心戰兢。惟恐失之。則仁便
在應事上。於與人時。能盡此心。無所欺僞。則仁便在與人上。若
能常常如此。雖之夷狄而不棄。此仁便無間斷。○程子曰。此是
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睟面盎背。推而達之。則
篤恭而天下平矣。輔氏曰。聖人之言。貫徹上下。此數言。自始學
至成德。皆不過如此。近而睟盎於身。遠而治平乎天下。亦不外
此。皆是徹
上徹下
○蔡氏曰。諸子問仁。而所答各異者。因其所禀之資
而發也
朱子曰。仲弓資質溫粹。顏子資質剛明。顏子於仁。剛健
果決。如天旋地轉。雷厲風行。做將去。仲弓則自斂藏嚴
謹做將去。伊川曰。質美者明得盡。査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
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顏子則明得盡者。仲弓則莊敬以持養
之者也。愚按樊遲只是箇務實底人。其資質又次於仲弓。故夫
子告之者。亦只是莊敬持養之道。蓋這般工夫。是靠著實做去
底。凡學者皆不可以不
勉。外此再無下手處了

○言忠信行去聲篤敬雖蠻貊莫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去聲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此答子張問行也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陳人 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 朱子曰盡己之心而無隱所謂忠也以出乎內者言也以事之實而無違所謂信也以驗乎外者言也然未有忠而不信未有信而不出於忠者表裏之謂也○陳氏曰盡己是盡自家心裏面須是無一毫不盡方是忠如十分底話只說得七八分猶留兩三分便是不盡不得謂之忠以實是有話只據此實物說無便曰無有便曰有若不以無爲有以有爲無便是不以實不得謂之信忠信非判然二物從內面發出無一不盡是忠發出來皆以實是信又曰忠信只是五常實理之發但到那接物發言處方始名之曰忠信○饒氏曰忠信都訓實忠是出於心者信是見於事者如口裏如此說心下不如此是不忠也口裏如此說驗之於事却不如此是不信也忠是前一截事信是後一截事若前一截實後一截虛便不可 篤厚也篤敬厚而敬也 朱子曰篤有重厚深沉之意敬而不篤則有拘迫之患○饒氏曰凡事詳審不輕發是篤底意思戒謹恐

懼。惟恐失之。是敬底意思。篤自篤。敬自敬。蠻南蠻。貊北狄。職方注。南方有八蠻。西北有九貉。同貊。一云北方國。豸種。二千五百家爲州。二十五家爲里。乎哉。疑辭。眞氏曰。地無遠近。同此一理。人無華夷。同此一心。未有誠敬而人不心服者也。未有不誠不敬而能使人心服者也。陳新安曰。忠信篤敬。乃言行當然之理。吾心此理也。州里之人。與蠻貊之人。亦皆此心此理也。盡吾之心。則通乎人心。雖遠而可行。不盡吾心。則無以通乎人心。雖近而不可行矣。○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此致知之鞭辟近裏著己者。言忠信。行篤敬。此力行之鞭辟近裏著己者。即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卻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朱子曰。鞭辟近裏。辟如驅辟一般。是要鞭督向裏去。今人皆就外面做工夫。下云博學篤志。切問近思。言忠信。行篤敬。何嘗有一句說向外去。只就身上理會。便是近裏著己。○天地同體處。是義理之精英。查滓是私意人欲之未消滅者。人與天地本一體。只緣查滓未去。所以有間隔。若無查滓。便與天地同體。如克己復禮爲仁。己是查滓。復禮便是天地同體處。如曾子言不忠不信不禮不習。皆是有些查滓處。只是質美者見得透徹。那查滓處便都盡化了。若未到此。須當莊敬持養。旋旋磨擦去。教盡。即此是學。只

爭箇做得徹與不徹耳○胡氏曰明得盡查滓化却天資高知之即能行之而私意無所容也莊主容敬主心內外交致其力常常操守以涵養之然後可使私意消釋程子此條專爲學者言不主於釋經也

○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去聲見得思義

朱子曰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視外明而聽內聰蔽是蔽於外壅是壅於內朱子曰視不爲惡色所蔽爲明聽不爲姦聲所欺爲聰若視聽糊塗是非不辨則下面諸事於當思處皆不知所以思矣有爲氣質所壅蔽有爲私欲所壅蔽有爲讒邪所壅蔽若思明思聰便須去其壅蔽又曰視聽如何要得他聰明如有物必有則只一箇物自家各有箇道理況耳目之聰明得之於天本來自合如此只爲私欲蔽惑而失其理聖人教人做工夫內外夾持積累成熟便會無些子滲漏色見現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朱子曰如一朝之忿忘其身及其親此不思難之故也思義則

得不苟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朱子曰。九思不是雜然而思。當這一件。止思這一件。問各專其一。是主敬之義。曰然。胡雲峯曰。事思敬。九思之一。各專其一。則皆主乎敬者也。張氏曰。九思。當乎此。則思乎此。天理所由擴。而人欲所由遏也。○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新安陳氏曰。君子苟未至於不思而得。當隨時隨處。而各致其思。則處己待人。應事接物。無不各中其則矣。豈但九者而已哉。饒氏謂九者。日用常行之要是也。存疑曰。此君子思誠之功。凡聖人平日所言克己復禮。主敬行恕。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之類。皆在其中矣。又曰。這思不是空思想。作爲就在其中。○按或問人當隨事而思。若無事而思。則是妄想。朱子曰。若問時不思量義理。則臨事而思已無及。張南軒又云。九者要當養之於未發之前。而持之於方發之際。皆是推說夫子言外之意。

○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去聲下同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佩矣。

朱子曰。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斯猶即也。暴。粗厲也。慢。放

肆也朱子曰。暴。剛者之過。慢。柔者之過。人之容貌少得和平。不暴則慢。如人很戾固見暴。稍不溫恭亦是暴。倨肆固是慢。稍息緩亦是慢。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顏色以見於面者言。朱子曰。正顏色亦著力不得。須是裏面正後。顏色自正。正其顏色。即近於信。表裏如一。正顏色而不近信。却是色莊。多見人顏色自恁地。裏中不恁地者。如色厲而內荏。色取仁而行違。皆外面有許多模樣。所存却不然。便是與信遠了。只將不好底對看。便見近字是對上遠字說。○斯字來得甚緊。斯遠暴慢。猶云便遠暴慢。正顏色。便須近信。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凡陋只是粗俗。其失小。背理則惡矣。其失大。朱子曰。今人議論。有雖無甚差錯。只是淺陋者。此是鄙。又有說得甚高。而實背於理者。此是倍。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脩身之要。為政之本此三事。都是自家身上緊要合做底。故曰修身之要。正己所以正物。是即以修身為為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平聲存省悉井切察。而不可有造七到切次顛沛之違者也汪氏曰。集註合操存省察為說。乃朱子欲為學者討。故以學者

二字提出○問集註舊以三者爲修身之驗爲政之本非其乎日莊敬誠實存省之功積之有素則不能也專是做效驗說如此則動正出三字只是閒字改本以驗爲要非其以下改爲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顚沛之違者也如此則工夫却在動正出三字上某疑正字尚可說做工夫動字出字豈可以爲工夫耶朱子曰這三字雖不是做工夫底字然便是做工夫處作效驗似有病故改之若專以爲平日莊敬持養方能如此則不成未莊敬特養底人便不要遠暴慢近信遠鄙倍耶○按所謂操存則在上三句所謂省察則在下三句如動容貌心便在這容貌上是操存即時便要遠了那暴慢是省察下兩段放此金氏曰動正出之間即存養地頭暴慢信鄙倍即省察之條件遠近二字即所貴乎道之工夫大抵孔門論學未嘗懸空說存養況容貌言色無時不然豈必默坐存想而後爲存養然只默坐存想已是正顏色矣

○曲禮曰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去聲狎修身踐言謂之善行去聲

踰越也節謂上下之等級疏曰禮者所以辨尊卑別等級使上不逼下下不僭上故云不得踰越節度也侵侮侵犯而侮慢也好狎好爲褻狎也三者禮之所禁也禮以

敬爲本。三者皆不敢。故曰禮之所禁也。應氏曰。不踰節。所以致其審謹容察之功也。不侵侮。不好狎。所以持其莊敬純實之誠也

修治其身。踐行如字其言。二者行之善者也。然禮之實亦不外是矣

○樂記曰。君子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忒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姦聲亂色。聲色之不正者也。淫樂慝禮。禮樂之不正者也記曰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慝。惡也。淫。過也。謂世道衰亂。上下無序。故禮慝男女無節。故樂淫。淫樂如鄭衛淫哇之樂。慝禮如里巷猥俗之禮。此二者。大則使人容爲姦宄。小則使人思爲貪欲。其害最深不留聰明。謂不停於耳目。不接心術。謂不入於念慮。由。從也。眞氏曰。君子之所以自養者無他。

內外交致其功而已。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養其內也。外無聲色之誘。則內亦正矣。內無淫慝之惑。則外亦正矣。惰慢之氣。自內出者也謂心之形見於外者邪僻之氣。自外入者也謂物之感動於內者二者不設於身體設。施也如是。則外而耳目鼻口百體。內而心知。皆由順正。以行其義順。謂不逆。正。謂不偏。天理當然曰義。旣順且正。則耳目鼻口。心知百體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自養之功畢矣此一章。乃學者修身之要法

○孔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去聲學也已

朱子曰。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謂志在於學。自不暇及乎安飽也。朱子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須是見得自家心裏常有一箇合當緊底道理。此類自不暇及敏於事者。勉其所不

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饒氏曰敏於事之事非特指行事而言凡學問思辨窮理之事皆事也盡事乃求道之事兼知行而言篤行固是事學問思辨亦是事朱子曰行常苦於不足故須勉言常苦於有餘故不敢盡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朱子曰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陳新安曰此有道字指有道之人謂此人之身與道為一能由人所共由之道者也以正其是非朱子曰不求安飽是其存心處敏事謹言是其用功處須就正方得有許多工夫不能就有道以正其是非也不得無許多工夫雖就正有道亦徒然則可謂好學矣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胡氏曰必無求然後見其有好之之志必敏慎然後見其有好之之實必取正有道然後不差夫好之之路此足以見好學者好之之甚難得也蒙引曰好學者務欲得乎道也意思在無求敏慎就正字裏面見得有汲汲不自已之意須合三節意方說得是好

○管敬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

民之中也

管敬仲齊大夫名夷吾。威。刑法也。疾。疾病也。懷。貪欲也。流。謂水之流。畏威如疾常念刑法可畏。就如疾病之甚。自守其身。而不至於犯之也懷刑之君子也此是上一等人從懷如流惟知貪欲是從。就如水之下流。雖刑法在前。亦不顧也懷惠之小人也此是下一等人見懷思威見可懷而念刑威畏則君子。不畏則小人矣此是中一等人

○一說。見懷思威。知懲而止也。雖上不能及君子。亦下不至如小人矣。較句讀似優

右明心術之要凡十二章

冠去聲義曰。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

冠義。禮記篇名呂氏曰。冠。昏。射。鄉。燕。聘。天下之達禮也。儀禮所載謂之禮者。禮之經也。禮記所載謂之義者。皆舉其經之節文。以述其制作之義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禮義也。冠者

成人之道故以是責之

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

順謂順理立猶成也石林葉氏曰義以為質禮以行之人之道也修人道者亦必有漸故男子二十而冠冠之始也欲其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已及夫體正而不失足於人色齊而不失色於人辭順而不失口於人則人道具矣故言禮義備及夫君臣正而朝廷肅父子親而閨門定長幼和而宗族有禮則人道成矣故言禮義立

○曲禮曰毋側聽毋噭叫應毋淫視毋怠荒遊毋倨句立毋跛庇坐毋箕寢毋伏斂髮毋髢替冠毋免勞毋袒但暑毋褰牽裳

側聽側耳以聽也噭應高急以應也陳氏曰應答之聲宜和平高急者悖戾之所發也

淫視流動而視也（邪眄也）怠荒容止放縱也。遊行也。倨傲慢也。跛偏任一足也（立當兩足整齊。不可偏任一足）箕兩展其足如箕也（謂展其兩足。以手據膝。形如簸箕然。此傲坐也）伏覆（赴）其身也。髢髮（被）也。言垂如髮也。免脫去也。袒露臂也。褰揭也。袒衣所以息倦。褰裳所以取涼。凡此數者皆不敬也。敬身之要禁止乎此而已矣（游氏曰。大率人之所患有五。曰傾邪。曰放縱。曰惰偸。曰傲慢。曰輕易。如側聽淫視。此傾邪者也。如怠荒。立而跛。冠而免。勞而袒。暑而褰裳。此惰偸者也。如噭應。歛髮而髢。此輕易者也。如遊而倨。坐而箕。寢而伏。此放縱傲慢者也。君子持身。未論其他。獨於此數者而自克焉。思過半矣。世之姿者。其言則曰。君子學以致其道。善惟道之致。其他皆未節也。不知此乃古昔聖人之所甚急。故夫禮者。內以正人之心。而外以正其視聽遊行坐立臥起衣冠之際。此所以止邪於未形。而求以弭亂之道也）

○登城不指。城上不呼（去聲）

指則惑人之見。呼則惑人之聞

將適舍。求毋固

適舍。就主人之館也。有所求而堅欲得之。非爲客之道矣

將上上聲堂。聲必揚。戶外有二屨。句言聞問同下則入。言不聞則不入

陳氏曰。上堂。升主人之堂也。揚其聲者。聲謂謦欬之聲。使內人知之也

古人脫屨在戶外。客雖衆。脫屨於戶內者惟長者一人。言有二屨二屨。是設言之辭則并戶內一屨爲三人矣。三人而所言不聞於外聞字屬言者。聲徹於外曰聞必是密謀。故不入也。○古者卽席則去屨。不以屨踐席

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捧扃。虫螢切視瞻毋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

有後入者闔而勿遂

陳氏曰。入戶。入主人之戶也。視下。不舉目也不舉目遠視。恐睹人私也。扃門關木也。入戶之時。兩手當心。如奉扃然疏曰。關戶之木稱扃。凡奉扃之時。必兩手當心而奉之。今入戶雖不奉扃木。其手若奉扃然。言恭敬也雖視瞻而不爲回轉。嫌於干人之私也。開闔皆如前戶若本開。今入者不須闔。戶若本闔。今入者不須開不違主人之意也。遂。闔之盡也。嫌於拒後來者。故勿遂有後入者。謂己先入。後猶有人應入也。闔而勿遂。雖己應還闔。而不得遂闔。以成拒後人也

毋踐屨。毋踖迹席。摳苦侯切衣趨隅。必愼唯委諾

此卽席之儀。踐屨。踏他人之屨也陳氏曰。謂後來者。不可踖先入者所脫之屨也踖席。躐他人之席也。摳。揭也。陳氏曰。欲便於坐。故摳之。趨隅。由席角

而升坐也。唯諾皆應辭。既坐定。又當謹於應對也按章內所言雖都是儀文末節。然使人收斂己心。以崮體人心。物我兩盡之道。都由此而入。蓋所謂作聖之功也。○范氏曰。將上堂。則揚吾謦欬之聲。戶外有二屨。則聲聞於外。而後敢入。入戶。則不舉目以遠視。拱手當心。以向戶扃。不回環而四顧。皆是不欲干人之私。其事雖小最曲禮之要。推而廣之。有正心誠意之道焉。使心術不正者。慮之。必將濳聲以升堂。直前而入戶。遠聽四顧。爲雎音灰盱睍伺之態。則其人之薄德可知矣。大抵禮以制形爲用。而以制心爲本。一念不正。發於方寸者甚微。而形於舉措者弗可揜。流於放辟邪侈而不自知。故升堂入戶。日用之常。而君子致嚴如此。以心術之邪正繫焉

○禮記曰。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莊皆切遬速

舒遲。閒雅也。燕居之容。齊遬。謹飭也。敬所尊之意方氏曰。舒遲。所以修容也。若夫父黨無容。則無事舒遲矣。故曰見所尊者齊遬。齊則不舒。遬則不遲

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

容莊

重。舉欲遲也。恭。高且正也。端。不邪視也。止。不妄動也。靜。不噦咳也。方氏曰。不欲其譁也直。不傾側也。肅。似不息也。德。謂中立不倚。儼然有德之氣象。莊。矜持之貌。朱子曰。九者皆敬之目。即此便是涵養本原也齊乎外。所以養其中也

○曲禮曰。坐如尸。立如齊莊皆切尸以象神。齊以承祭疏曰。尸居神位。坐必矜莊。坐法必當如尸之坐。人之倚立。多慢不恭。雖不齊。亦當如祭前之齊朱子曰。皆敬之目也周氏曰。君子之所以必莊必敬者。非以飾外貌。所以養中也。蓋其心肅肅其貌必莊。其意誠者。其體必敬。必莊必敬。然後可以爲尸。故君子之坐如之。必莊必敬。然後可以爲齊。故君子之立如之。當是時也。其心寂然而無一物。有乎顛若而無他慮。是心也。即聖人之心也。古之人。何獨坐立然後如此。無須臾之離。無終食之違

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此學者入德之要。不可不思也

○少儀曰。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

窺覘昌艷切人隱處密。隱曲處也狎。與人褻狎朱子曰。旁。泛及也。泛與人狎習。不恭敬也言知識之過失也知識。訓舊字。過失。訓故字。陳氏曰。論說故舊之非○朱子曰。不道舊故。舊事既非今日所急。且或揚人宿過。以取憎惡。如陳勝賓客言勝故情。為勝所殺之類也。亦非無證據者為戲侮之容色。謂嘻笑侮慢之容色皆非重厚之事

毋拔蒲末切來。毋報赴往

拔。赴。皆疾也朱子曰。拔。是急走倒從這邊來。赴。是又急再還倒向那邊去朱子曰。來往只是向背之意。言人見有箇好事。火急歡喜去做。這樣人不耐久。少間心懶意闌闌。衰也則速去之矣。所謂其進銳者。其退速也此兩句文

義。猶云其就義若熱。則其去義若渴

毋瀆神。毋循枉。毋測未至

毋瀆神敬鬼神而遠去聲之也人於鬼神。不敬固是瀆。敬而不遠亦是瀆。能敬能遠。方可謂之不瀆

毋循枉過則勿憚改也陳氏曰。言行過而邪枉。當改以從直。後復循襲。是貳過矣毋測未至

不逆未至而迎之詐。不億未見而意之不信也測。意度也。陳氏曰。君子以誠自處。亦以誠待人。不逆

料其將然也。未至而測之。雖中亦僞

毋訾子衣服成器。毋身質言語

訾毀也。人之衣服及已成之器。不可毀其不善也。質。成也。言語之際。疑則闕之。不可以己意斷也恐有失誤也

○論語曰。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朱子曰。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謂轉頭不得過轂也）三者皆失容。且惑人。○此章記孔子升車之容（新安陳氏曰。大夫得乘車。觀聽所繫。夫子謹之。非勉而能。蓋動容周旋。自中乎禮。其見於乘車者如此）

○曲禮曰。凡視上於面則敖（傲）下於帶則憂。傾則姦

呂氏曰。上於面者其氣驕。知其不能下人矣（視人過高。則是敖慢）下於帶者其神奪。知其憂在乎心矣（凡人有憂。則頭低垂）視流則容側。必有不正之心。存乎胸中矣（視人而欹側旁視。流目東西。知其必有姦惡之意也）此君子之所慎也

○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荀）如也。似不能言者

朱子曰。恂恂。信實之貌（或問恂恂。朱子曰。以詩書訓詁考之。宜爲信實。然亦有溫恭之意）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去聲）人也（恂恂兩句相連說。下句只是足上句之意。輔氏

曰。似不能言者。所以形容信實之意。大凡人纔信實。則言自簡默。况聖人之表裏如一者乎。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即溫恭之意

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朱子曰。鄉黨不是不說。但較之宗廟朝廷。爲不敢多說耳○吳氏曰。恂恂似不能言。信實在心。而訥於發言之貌。人倫之序。自近達遠。由親及疏。家之外。則鄉黨矣。生於斯。長於斯。父兄宗族聚於斯。故夫子居之。其貌言如此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平聲言。唯謹爾。

朱子曰。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吳氏曰。宗。尊也。尊奉之。故曰宗廟。宗廟朝廷。皆謂魯也言不可以不明辯總言。胡氏曰。在宗廟而明辯。則可以識制度文物之精微。升降揖遜之委折。在朝廷而明辯。則上之所布者。不悖於理。下之所受者。不詖其害故必詳問析言在宗廟如此而極言之在朝廷如此但謹而不放爾唯謹爾。亦是足便便言之意。其言貌皆不相雜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朱子曰。此君未視朝時也既視朝。則不當歷位而相與言矣。原註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按制。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並五人○馮氏曰。夫子仕魯。自下大夫爲上大夫。此當記爲下大夫之時侃侃剛直也輔氏曰。侃侃。謂能守理義而無所回屈誾誾和悅而諍也朱子曰。和悅。則不失事上之恭。諍。則又不失在己理義之正○和悅終不成一向放倒了。到合當辯處。須辯始得○下大夫位不甚尊。故言可得而直遂。上大夫前雖有所諍。須有含蓄不盡底意思。不如侃侃之發露得盡也○存疑曰。下大夫。與己平等者。言可以直遂。故侃侃。當言則言。無委曲也。是正辭斷義意思。上大夫。尊於己者。有不是處。亦當諍。但要和悅。蓋雖當言。亦須委曲言之。是和顏悅色。從容開陳意思○此章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胡氏曰。孔子在鄉黨非不言。而似不能言。在宗廟朝廷。則當言必言。而猶謹於言。言心聲也。此心信實。則訥而不發。此心謹愼。雖不訥而亦不輕發。信實謹愼。不足以言夫子之聖。而愈見夫子之所以聖○齊氏曰。君未視朝時。其待同列也。或莊或和。所施各異。觀諸上下之間。而言貌各得其當可見矣

○孔子食不語。寢不言

朱子曰。答述曰語。自言曰言二字他處通用。此則有辨。朱子曰。食對人。寢獨居。故卽其事而言之

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蒙引曰。當食而食。不對人說話。語由人先發也。當寢而寢。自家也不說話。言由己先發也○食謂正舍哺時。非謂終食都不語。食不語。況自言乎

○士相見禮曰。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于父兄。與衆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

大人。卿大夫也。老者。人之父兄。幼者。人之子弟。衆。謂庶人。居官者。謂上士至庶人在官者上士。中士。下士。庶人在官。謂府史胥徒。周禮天官。府。治藏。史。掌書。胥

徒民服徭役者言使臣則以禮言事君則以忠言使弟子則以慈愛祥猶善也疏曰與衆言忠信慈祥者但是鄉閭長幼共聚使之行忠信慈善之事也○鄭氏曰此博陳燕見言語之儀也

○論語曰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上聲○輔氏曰形於外者雖小不正不處則存於中者容矣○問席不正不坐此是聖人之心純正故日用間纔有不正處便與心不合心亦不安朱子曰聖人之心無毫髮之差謂如事當恁地做時便硬要恁地做○吳氏曰危坐爲跪安坐爲居凡禮坐皆謂跪也

○子見齊咨衰崔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齊衰喪服也裳下緝曰齊齊之爲言齊也衰在胷前以粗麻布爲之長六寸博四寸言中心摧痛也邢氏曰言齊衰則斬衰從可知也狎謂素親狎南軒云謂與習熟者是以人言變謂變其容色冕有爵者瞽無目者褻謂燕見蒙引云謂我之見其人非在公所禮法之場及稠人廣衆之中也是以地言

貌。謂禮貌。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變與以貌。蓋
有不期然而然者。蒙引云。變與以貌不同。變只是改舊容。有驚
哀之意而已。以貌。則加敬矣。而以貌之中。亦不同。於見冕者。尊
有爵而不敢忽也。於瞽者。矜不成人而亦不敢忽也。○尹氏曰。
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饒氏曰。范氏說聖人外面如此。皆
由其裏面有此而然。尹氏又說他人裏面雖有此。未必便見於
外。聖人裏面如此。外面也如此。二說互相發明。蓋裏面不如此。
而外面如此者。僞也。裏面如此。而外面不如
此者。誠不至也。聖人至誠。所以表裏皆如此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朱子曰。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許氏曰。古者車皆立乘。馬踶車馳難於立。
故於車上高五尺五寸。橫一木。謂之較。[音角]使之而立。或遇有
所敬。則當旁身。故高三尺三寸。又橫一木在較下。謂之軾。[同式]
有敬則俛身憑之。惟尸與婦人坐乘。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
數也原註人爲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前漢書。酈食其[音異基]曰。王者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天者。人資而生者也

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況其下者敢不敬乎。周禮秋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版。今戶籍也。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

○禮記曰。若有疾風迅信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

迅。急也。變。謂變其容色。興。起也。皆所以敬天之怒陳氏曰。敬天威而變。凡知禮者。皆當如是。○問有終日之雷。終夜之雨。如何得常如此。朱子曰。固當常如此。但亦主於疾風迅雷甚雨。若平平底風雨。也不消如此。問當應接之際。無相妨否。曰。有事也只得應

○論語曰。寢不尸。屍通用居不容

朱子曰。尸。謂偃仰也臥似死人也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居家。容。容儀輔氏曰。容儀。謂奉祭祀見賓客之容貌威儀也。然居家亦自有居家之容。所謂申申夭夭是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之極乎莊敬耳。聖人德盛仁熟。雖寢與居。亦有常則也。○此章記

孔子之事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朱子曰。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容舉一身而言夭夭。其色愉也色指見於面者。朱子曰。申申。是言其不局促。是心廣體胖後恁地。所謂色愉。只是和悅底意思。但此只是燕居如此。輔氏曰。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故其容儀。得以遂其舒緩。而無迫遽之意。其顏色得以全其愉怡。而無勃如之變申申夭夭。聖人燕居容色自然之符也。○蒙引曰。不曰申申夭夭。而一則曰如。二則曰如者。以見聖人德容氣象。有非言語可以名狀者。姑借此以擬議之耳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胡氏曰。程子於嚴厲上加太字。蓋嚴厲亦不可無。太嚴厲則不可耳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陳新安曰。聖人閒居中和之氣。乃德性中和之符。所謂自有中和之氣。自。自然也。○問申申夭夭。聖人得於天之自然。若學者有心要收束。則入於嚴厲。有心要舒泰。則入於放肆。惟理義以養其氣。養之久則自然到此否。朱子曰。亦

須稍嚴肅則可。不然。則無下手處。又曰。但得身心收斂。則自然和樂。不是別有一箇和樂。纔整肅則自和樂○蒙引曰。申申夭夭。只是燕居之容色。若在朝。則色勃如也。在鄉黨。則恂恂如也。各自有禮。鄉黨一篇多此類

○曲禮曰。並坐不橫肱。姑橫切授立不跪。授坐不立

肱。臂也。不橫肱。為去聲下同妨並坐者。授。以物與人也。不跪不立。為不便於受者不跪。為煩受者之俯也。不立。為煩受者之仰也。其受立受坐也亦然。陳氏曰。此皆委曲以盡禮之當然耳

○入國不馳。入里必式

吳氏曰。國。國都。馳。馳驟車馬也。不馳者。恐傷人也傷人。謂車馬躪轢人也二十五家為里。式。說見現前章。必式者。恐里中有賢人也陳氏曰。十室猶有忠信。二十五家之中。豈無可敬之人。故入里門必式。所謂不誣十室也

○少儀曰。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

執虛器。如執盈滿之器。入虛室。如入有人之室。敬心常存也。方氏曰。執虛猶如執盈。况於有物之器而敢忽乎。入虛猶如有人。况於有人之室而敢怠乎。君子推執器之道。以任天下之事。雖微小在所不可遺也。况萬鈞之重者乎。推入室之道。以遇天下之事。雖幽暗在所不可欺也。况十目之視者乎

○禮記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止角。左宮羽

佩玉。比德也。此玉藻之文。其後云。凡帶必有佩玉。佩玉有衡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䟽曰。按詩秦風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又聘義云。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音貴義也。垂之如隊音墜禮也。孚尹音當作允旁達。信也。是則所謂玉以比德也。所徵角宮羽。玉聲所中去聲也。眞氏曰。宮商角徵羽。五音也。佩在右者。其音中徵角。佩在左者。其音中宮羽。左右之分。互文耳。不言商者。亦以文不偶而遺之也。必求其取義。則泥去聲矣

趨以采薺(慈)行以肆夏。周還(旋下同)中(衆下同)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僻)之心無自入也

自。由也。通上文而言。君子以禮樂養其心。故非違邪僻之心無由而入也。朱子曰。周旋是直去了却回來。其回轉處。欲其圓如規也。折旋是直去了復(扶又切)橫去。其橫轉處。欲其方如矩也。規(爲圓之器)。矩。(爲方之器)陳氏曰。路寢(大寢也)門外至應門(正門也)曰趨。趨則歌采薺之詩以爲節。路寢門內至堂曰行。行則歌肆夏之詩以爲節

考索曰。天子五門。皐者。遠也。門最在外。故曰皐。庫門。則有藏於此故也。雉門者。取其文明也。應門者。居此以應治也。路門。則取其大也。○疏曰。門內謂之行。門外謂之趨。王出至堂而肆夏作。出路門而采薺作。其反至於應門路門。亦如之。鄭氏曰。采薺路

門外之樂節。肆夏登堂之樂節○眞氏曰。采薺。節今小雅楚茨之詩。肆夏。節今周頌時邁之詩。楚茨六章其一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蓺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饗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其二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其三 執爨踖踖爲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音麥]爲豆孔庶爲賓爲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其四 我孔熯[音善]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其五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鐘鼓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其六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時邁一章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進而前則其身略俯故曰揖。退而後。則其身微仰。故曰揚。進退俯仰皆得其節故佩玉之

聲鏘然而鳴焉疏曰進俯退揚然後佩離身而直行揖動所以玉聲得鏘鏘而鳴也鸞和皆車上

鈴也鸞金口金舌和金口木舌常所乘之車鸞在衡和在式若田獵之車則和在式鸞在馬鑣也方氏曰心

雖在內有物引之而出及其久也則與物俱入矣朱子曰入之一字正見得

外誘使然非本心實有此惡雖非本有然既爲所奪而得以爲主於內則非心而何○眞氏曰古之君子於所以養其心者無不至也佩玉中宮徵之音步趨有詩樂之節行必中規矩在車則聞鸞和進退俯仰之閒出入動靜之際莫不節之以禮和之以樂故於是時防邪辟而導中正其爲功也易近世一切無之而所以褻惑斲喪者則不可勝數故於是時防邪辟而導中正其爲力也難夫惟知其難而益勉持敬之功庶乎非辟無自而入矣

○射義曰射者進退周還旋必中衆下同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去聲矣

射義禮記篇名世本云揮作弓夷牟作矢二人皆黃帝臣呂氏曰射義言射者男子之所有事者也天下無事

則用之於禮義。故有大射鄉射之禮。所以習容習藝。觀德而選士。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故主皮呈力。所以禦侮克敵也

方氏曰。進退者。升降之節。周還者。揖讓之容。內志正。然後持弓矢審。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固。惟固也。故其力能至。惟審也。故其巧能中。疏曰。以賓射之的爲正。正者。正也。明射者內志須正也註曰。以大射之質爲鵠。鵠者。直也。欲使射者外體直也

○動必合禮。而志正體直。有德行者也。故曰可以觀德行呂氏曰。禮射者必先比耦。故一耦皆有上耦下耦。皆持弓而挾矢。其進也。當階及階。當物及物。皆揖。其退也。亦如之。其行有左右。其升降有先後。其射皆拾發。其取矢於楅也。始進揖。當楅揖。取矢揖。既搢挾揖。退與將進者揖。其取矢也。有橫弓卻手。兼弣音府順羽拾取之節焉。卒射而飲。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音脫決拾。加弛弓。升飲相揖如初。則進退周還中禮。可見矣。夫先王制禮。豈苟爲繁文末節。使人難行哉。亦曰以善養人而已。蓋君子之於天下。必無所不中節。然後成德。必力行而後有功。其四肢欲安佚也。苟恭敬之心不勝。則怠惰傲慢之氣生。動容周旋不能中乎節。體雖佚而心亦爲之不安。安其所不安。則手足不

知其所措。故放辟邪侈。踰分犯上。將無所不至。天下之亂。自此始矣。聖人憂之。故常謹於繁文末節。以養人於無所事之時。使其習之而不憚煩。則不遜之行。亦無自而作。至於久而安之。則非禮不行。無所往而非義矣。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所存乎內者敬。則所以形乎外者方矣。內外交修。則發乎事者中矣。射一藝也。容比於禮。節比於樂。發而不失正鵠。是必有樂於義理久於敬恭。用志不分之心。然後可以得之。則其所以得之者。其爲德可知矣○許氏曰。射有三。大射。賓射。燕射。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有之。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也。射必有耦。天子八。畿內諸侯四。畿外諸侯六。大夫三。凡耦各服其所宜服。袒決遂。而立堂下阼階之東南隅。西面。射時耦同出次。西面揖。旋轉當阼階北面揖。行至階。階下北面揖。然後升堂。南面當序。而立於物以射。樂作。射者容體欲比於禮。其節欲比於樂也。

右明威儀之則 凡二十一章

士冠 貫 禮。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其 介爾景福。

士冠禮儀禮篇名（此爲儀禮之首篇。鄭氏據古者四民世事。士之子恒爲士。謂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以釋名篇之義如此）古者二十而冠（二十而冠。大槩是依士之子說。若天子諸侯。則皆十二。遠則十五○家禮曰。男子年十五至二十。皆可冠）筮日筮賓（筮者。以蓍問吉凶於易也。筮日。則求乎天之吉。筮賓。則擇乎人之賢。告所以敬冠事而重禮也）三加而三祝之。始加用緇布冠（緇。黑色。疏云。黃帝以前。以羽皮爲冠。以後乃用布帛。按周制緇布冠。頍項。青組纓。著頍圍髮際。結項中。無笄。隅爲四綴以固冠○大戴禮公冠篇。公冠四加。三同士。後加玄冕。天子亦四加。後加袞冕。家語冠頌。王太子之冠。擬合諸侯之冠。是天子之子亦如諸侯四加。諸侯之子。則同於士）

吉皆善也。元。首也。元服。謂冠也。爾。汝。順。從。祺。祥也。介。景。皆大也

棄童幼之志而從成人之德（成人之德。所謂孝弟忠順是也）斯有壽考之祥而介大福矣（棄爾幼志以下。鄭云。因冠而戒且勸之也。後二節意同）

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愼爾德。眉壽萬年。永受

胡福

再加用皮弁皮弁以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上古三皇時以白鹿皮冒覆頭鉤領繞項至皇帝始有冕○周禮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音其象邸玉笄注會縫中也璂結也邸謂下柢梁正以象骨爲之其制天子弁縫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上公則飾九玉侯伯飾七玉子男飾五玉三采孤飾四三命之卿飾三再命之大夫飾二玉二采其圖與緇布爵弁具見卷首辰時也中重也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淑善也耆壽老人以秀耆爲壽徵也胡猶遐也敬威儀而善謹其德則耆壽萬年而永享遐福矣疏曰上云令月吉日此云吉月令辰互見其言是作文之體無義例也

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

耇無疆受天之慶

三加用爵弁爵弁之制。與冕同而無旒。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爵頭。赤多黑少。故以爲喩也。正。猶善也。咸。猶盡也。兄弟具在。祝其無故也。黃。謂髮白而變黃。耇。凍梨也。老人面色如之。皆壽徵也。疆。猶限也。德。既成。則有無疆之壽。而受天之福慶矣馬氏曰。棄爾幼志。順爾成德。修其內而已。敬爾威儀。淑愼爾德。內外修也。以成厥德。德之成也。壽考維祺。未有數也。故次之以耆壽萬年。耆壽萬年。猶有數也。故終之以黃耇無疆。不惟服之加也。而其德亦有加。不惟德之加也。而其壽亦有加。故曰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問冠禮之詳。可得而聞與。朱曰。欲知其詳。須是合儀禮大小戴而考之若要行時。則只當以家禮爲主。程子曰。今行冠禮。若制古服而冠。冠了又不常著。却是僞也。必須用時之服。蓋禮時爲大。程子之說。深得禮意

○曲禮曰。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準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準采

冠飾衣緣。去聲皆曰純。不純純素。樂洛也 馬氏曰。樂於中者。文必稱於外。冠衣不純素。所以文之也 不純采。哀也。幼而無父曰孤。當室爲父後者 室。謂嫡室 雖除喪猶純素。加隆也。衆子則否 馬氏曰。冠衣不純采者。異於諸子也。蓋父之於長子。冠於阼。以著代也。服之三年。以稱情也。則嫡之於父。其可以不加隆乎○疏曰。禮具父母大父母存。冠衣純以繢。若有父母。無大父母。則純以青。若少而并無。則爲純素也。故親存者。不得純素也○按仕者或遇凶荒。雖親存亦須素服。此又禮之變也

○論語曰。君子不以紺古暗切緅鄒飾 朱子曰。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 朱子曰。紺。是青赤色。揚者。浮也。如今人鴉青也。吳氏曰。揚赤色。俗謂之帯艶色。齊莊皆切服也。緅。絳色 絳。是淡紅色 三年之喪。以飾練服者。練服。小祥後喪服。以熟布爲之 飾領緣去聲也。張氏曰。紺緅不以飾重喪祭也 齊服用紺飾。喪服用緅飾。不以二者之飾。飾常服者。別嫌疑而重喪祭也

紅紫不以爲褻服

朱子曰。紅紫間（去聲）色不正。吳氏曰。五方正色也。赤白爲紅。赤黑爲紫。雜以二則間矣。朱子曰。紅紫非正色。青黃赤白黑。五方之正色也。綠紅碧紫騮。五方之間色也。蓋以木之青。克土之黃。合青黃而成綠。爲東方之間色。以金之白。克木之青。合青白而成碧。爲西方之間色。以火之赤。克金之白。合赤白而成紅。爲南方之間色。以水之黑。克火之赤。合赤黑而成紫。爲北方之間色。以土之黃。克水之黑。合黑黃而成騮。爲中央之間色。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居服也。張氏曰。紅紫間色。不以爲褻服。無時而不居正也。○原註言此。則不以爲朝祭之服可知。齊氏曰。後世朝祭。服綠服緋服紫。蓋不特制度盡變於拓拔魏。而其色亦失其正矣。

當暑袗（軫）絺（笞）綌（乞逆切）必表而出之

朱子曰。袗。單也。葛之精者曰絺。麄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著（陟略切）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現）體也。許氏曰。此常居之服。亦必表而

出之。惟夫子獨然也

○去上聲喪無所不佩

朱子曰。君子無故。玉不去如字身。觿奚礪利之屬。亦皆佩也輔氏曰。凡佩玉所以比德。固不可舍。其他如觿礪之屬。亦所當有事而不可闕者。故惟居喪則可去。去喪則無所不佩也

○孔子羔裘玄冠不以弔

羔裘。用黑羊皮為之。玄。黑色。朱子曰。喪主素。吉主玄。吉凶異服弔必變服。所以哀死張氏曰。弔必變服。稱其情也。○輔氏曰。誠於哀死。故內外如一也○此三章。皆記孔子衣服之制其一。記常服領緣之制。及私居服色之制。與暑服之制。其二。記佩服之制。其三。記弔服之制。聖人衣服不苟如此

○禮記曰。童子不裘不帛。不屨句絇渠

絇屨頭飾。不裘不帛不備服也。方氏曰。不裘。卽不衣裘裳是也。不帛卽不帛襦袴是也不屨絇。不盡飾也陳氏曰。未習行戒也皆以其未成人也

○孔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朱子曰。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爲恥。其識趣七住切向也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問志道如何尚恥惡衣食。朱子曰。有這般半上落下底人。也志得不力。只名爲志道。及萬物來誘。則又遷變了○求安與飽者猶以適乎口體之實也。此則非以其不可衣且食也。特以其不美於觀聽而自恧焉。若謝氏所謂食前方丈。則對客泰然。疏食菜羹。則不能出諸其戶者。蓋其識致卑凡。又在求飽與安者下矣○新安陳氏曰。內重而見外之輕。得深而見誘之小。斯人也與之議道。則識高明而論精微。今云志道而尚羞惡衣食。則與不學無識之俗人何異。其內不重。得不深。可知矣。言此。以厲爲士而識趣卑陋者也○眞氏曰。志於道者。心存於義理也。恥衣食之惡者。心存於物欲也。理之與欲。不能兩立。故聖人以此爲戒也。學者必須於此分別得明白。然後可以進道。不然。則亦徒

說而已。顏子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此是不耻惡食。子路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此是不耻惡衣。前輩有云。咬得菜根。何事不可爲。亦是此意

右明衣服之制章凡七

曲禮曰。共食不飽。共飯去聲不澤手 飯。此字本去聲。借用乃爲上聲。音反。去聲者。米造成飯也。上聲者。人用此飯也。凡不圈者皆去聲

食。謂凡所食者。所食非一品 飯。則飯而已。止是一器蒸飯 共食而求飽。非讓道也。古之飯反者以手。共飯而手有汗澤。人將惡之矣。疏曰。共器盛飯也。與人共飯。手宜潔淨。若摩莎而有汗澤。恐爲人穢也

毋摶團飯。去聲 毋放飯。反 毋流歠昌悅切下同

取飯作摶。則易去聲得多。是爭飽也。放飯。大飯。食無節也。流歠。長

歠。飲無節也（放飯流歠。則聲容俱不敬。又貪快而傷廉。故戒之）

毋咤（丑亞切）食。毋齧（魚列切）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

咤。謂以舌作聲。反。謂還之器中。固獲。謂必欲取之（求之堅曰固。得之難曰獲）

毋咤食。毋齧骨。皆嫌不謹也（疏曰。毋齧骨者。一則為有聲響不敬。二則為無肉之嫌。三則口脣可憎也）毋反魚肉。為（去聲）己歷口。人所穢也。毋投與狗骨。慮其齦噬也（陳氏曰。不敢賤主人之物也）毋固獲。嫌貪食也

毋揚飯（去聲）飯（反）黍毋以箸（住）

揚。謂散其熱氣。嫌欲食之急也（貪快則傷廉）毋以箸取匙之便耳

毋嚃（荅）羹。毋絮（處）羹。毋刺（戚）齒。毋歠醢（海）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

客歠醢。主人辭以窶（巨）

嚃。謂羹有菜。以口嚃食之不用箸。取以戶歠吞之也絮。謂羹無味。就器調和之。刺。猶剔也。歠。謂詳味之以醢味淡也毋嚃羹宜以箸也嚃羹。則欲速而多。是傷廉也。又有聲不敬。故戒之毋刺齒。亦嫌不謹也。毋絮羹。毋歠醢。皆惡去聲貪味也。客失禮而絮羹。主人則謝以不能烹煮。客失禮而歠醢。主人則謝以貧窶之味。皆優賓之辭也

濡如肉齒決。乾干肉不齒決。毋嘬初怪切炙柘

濡。濕也。決。斷也。乾肉。脯類濡肉。殽胾之類。乾肉。脯脩之類。濕肉以齒斷之。乾肉以手治之。各有宜也。炙。炙肉火灼曰炙一食盡臠大塊曰嘬是貪食也毋嘬炙。謂宜以漸食之游氏曰。聖人知人之大欲。在夫飲食也。而致詳於飲食之禮。終食之間。而人之賢不肖可得而知也。貪也。犯人之所惡也。薄主人之飲食也。聲容之不敬也。所謂小人之情狀。畢見於此矣。聖人之教。不待其已麗於大

惡。而後正之也。故於起居飲食之間。而爲之禮焉。其用意微矣。○馬氏曰。君子於觴酒豆肉之閒。未嘗不致謙而養廉也

○少儀曰。侍燕於君子。則先飯(反)而後已。毋放飯。(反)毋流歠。小飯(反)而亟(擊)之。數(朔)噍。(在笑切)毋爲口容

君子。三達尊之稱(孟子。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先飯者。嘗食之意。後已者。勸食之意。放飯流歠。說見(現)前章。小口而飯。備噦噎也。亟疾而噍。備見問也。數數噍之易(去聲)。至於弄口爲容。故又以爲戒

○論語曰。食(似)不厭精。膾(檜)不厭細

朱子曰。食。飯(去聲下同)也。精。鑿(昨)也(胡氏曰。鑿。通作糳。糲米一斛。舂米九斗)牛羊與魚之腥。聶(尼涉切)而切之爲膾(記少儀篇注。聶之爲言牒也。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再橫切也)則成膾

食精則能養人。膾麤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爲善。非謂必欲如

是也。輔氏曰。以是爲善。理也。必欲如是欲也。其流則爲窮口腹之欲矣

食似饐於計切而餲於賣切魚餒奴罪切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而甚切不食。不時不食

臭氣也。朱子曰。饐。飯傷熱濕也。傷。猶過也。謂飯過於熱且濕也。餲。味變也。熱濕是飯初熱時。味變者。飯留既久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餒自內出。敗自外入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王制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音育於市。物未成不利人。朱子曰。不時不食。漢詔所謂穿掘萌芽。鬱養強熟之類○輔氏曰。食饐以下。數者之不食。不使害於身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朱子曰。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七到切次不離去聲於正也。食肉用

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去聲其不備也內則濡豚包苦實蓼濡音而烹煮之以汁調和也。以苦荼包豚。殺其惡氣。破開腹。實蓼其中。更縫合也。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卵讀爲鯤。鯤魚子也。以魚子爲醬。濡鼈醢醬實蓼。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朱子曰。醬非今所謂醬。如內則中數般醬。隨其所用而不同。○饒氏曰。當看其字。其是指其所食物而言。醬之爲品非一。飲食各有所宜。如內則所云是也。古之制飲食者。使人食某物。則用某醬。必有意義。不是氣味相宜。必是相制。不得。則非特不備。食之亦必有害。故不食

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朱子曰。一言語。一動作。一飲食。都有是有非。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人欲。如孔子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無非天理。如口腹之人。不時也食。不正也食。失飪也食。便都是人欲。都是逆天理

肉雖多。不使勝食似氣。唯酒無量。去聲不及亂

朱子曰。食如字以穀爲主。故不使肉勝食氣三山陳氏曰。聞之老壽者。言人得元氣以生。穀氣以養。肉氣以輔。肉氣勝。則滯穀氣。穀氣勝。則滯元氣。元氣克行者壽。夫子不使多肉勝穀食氣者。養生之理當然也。○

朱子曰。肉雖多。不使勝食氣。非特肉也。凡蔬果之類。皆不可使勝食氣

酒以爲去聲人合懽。故不爲量。但以醉爲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浹洽而已可也○輔氏曰。酒以爲人合懽。而人之飲量。各不同也。故不預爲之量。而以醉爲節。雖以醉爲節。而又不及於亂。此亦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之一端○達說曰。或爲賓爲主。務要與人盡情故不爲限量。言只飲若干。存疑曰。固是不爲限量。但醉即止。不至於亂耳。然所謂醉者。亦是內外浹洽而已。不是酩酊狼籍也○愚按陳新安云。無量不及亂。惟夫子則可。學者當以有量學聖人之無量。必如此。方是善學聖人。世之嗜酒沉湎。而藉口無量者。實夫子之罪人也

沽酒市脯。不食

朱子曰。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

不撤直列切薑食

撤去上聲下同也。朱子曰。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本草云。薑味辛微溫。久服去臭

氣。通神明

不多食

朱子曰。適可而止。無貪心也此句不承上文薑說。蓋凡食皆有節。而不貪多也○輔氏曰。沽酒市脯不食。聖人衛生之嚴也。不撤薑食。聖人養生之周也。不多食。當食者不去。可食者不多。惟理是從。所欲不存也

○此章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黃氏曰。飲食以養生。故欲其精。然亦能傷生。故惡其敗。至於失節縱欲。無不致其謹焉。聖人一念之微。莫非天理。學者不可以不戒也

○禮記曰。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矢

君子遠去聲庖厨。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當作翦也

故。謂祭祀及賓客之禮。庖。宰殺之所。厨。烹飪之所。身。親也。翦。殺

也陳氏曰。天子膳用六牲。則無故亦殺牛。此言國君也。天子之大夫。有故得殺牛。此無故不殺羊。諸侯之大夫也。疏曰。大略此文謂諸侯也○應氏曰。無故不殺。仁也。君大夫士必有辨。禮也。有故而殺。禮也。遠之而弗身踐。仁也。

○樂記曰。豢患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

豢養也。以穀食犬豕曰豢。爲造慥也。獄訟益繁。謂小人乘醉相侵。鬬爭殺傷以致獄訟滋多也。士之酒禮。惟行一獻。百拜言多也疏曰。按今鄉飲酒之禮。是一獻。無百拜。此言百拜。喻多也酒所以合歡。先王因其生禍而制禮以防之。蓋通乎上下。此特舉士以例其餘耳疏據大行人。謂凡饗禮。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並依命數。其臣介。則孤同子男。卿大夫略爲一節。俱三獻。則天子諸侯之士同一獻。蓋自上公下至於士。獻數之多寡雖異。

而其禮則通乎上下也。然此止言一獻者。古之制禮者。皆自士而始也

○孟子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去聲其養小以失大也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小。謂口腹。大。謂心志 朱子曰。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饒氏曰。體有大小。莫專養小體。若才養目便貪色。才養耳便貪聲。才養口便貪味。必至害其大體○新安陳氏曰。此章言人當以養心志爲重。養口體爲輕。養心志。則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雖饑食渴飲。與常人同。而食所當食。飲所當飲。自與常人異。若專養口體。則人心愈危。道心愈微。不至於窮口腹之欲而滅天理者。鮮矣。孟子於此。欲人不養小以失大。蓋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也

右明飲食之節 凡六章

小學句讀記卷之四

天台陳　選點　　華陰張　慄

關中王建常記　　朝邑壹汝恢校閱

華陰李作模

稽古第四

稽考也考虞夏商周聖賢已行之迹以證前篇立教明倫敬身之言也凡四十七章朱子編輯小學書首立教次明倫次敬身其書之綱領條目已悉備矣而復續稽古一篇者蓋欲人知前三篇所述都是實有此人實有此事非直空言而已也苟曉得是如此便如此著實做去須教書中字字句句都從自家身上發出來方是眞能讀是書者而聖人可學而至焉不誣矣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朱子曰。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北溪陳氏曰性字從生從心。是人生來具是理於心。方名之曰性。其大目只是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渾上聲全也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程子曰。性卽理也。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但衆人汨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新安陳氏曰。充其性。卽擴而充之之充故孟子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性善。是虛說其理。稱堯舜。是指能盡性之人。以實其說欲人知仁義不假外求貼道性善句聖人可學而至貼稱堯舜句而不懈於用力也觀堯舜能盡其性而爲大聖人。便知固有是性者之皆可以爲聖人。而不懈於學聖人矣○朱子曰。孟子開口便道性善。他欲人先知得一箇本原。則爲善必力。去惡必勇○性善者。以理言之。稱堯舜者。質其事以實之。所以互相發也。其意蓋曰。知性善。則知堯舜之必可爲矣。知堯舜之可爲。則其於性善也。信之益篤。而守之益固矣○問人未能便至於堯舜而孟子言必稱之。何也。曰。道性善與稱堯舜二句正相

表裏。蓋人之不至於堯舜者。是他力量不至。固無可奈何。然人須當以堯舜爲法。人到堯舜地位。方做得一箇人無所欠闕。然也只是本分事。這便是止於至善。○胡氏曰。性者。人稟於天以生之理也。天下無理外之事。能爲堯舜所爲之事。便是不失吾所得以生之理。然而人不能皆堯舜者。氣質之拘。物欲之蔽也。集註言物欲。不言氣質。蓋以孟子不曾說到氣質之性。故但據孟子之意言之。○吳氏曰。孟子道性善。是就氣質中挑出其本然之理而言。蓋人之氣質。雖千百樣不同。然這本然之理。都是一般至善。而初未嘗有惡也

其言曰。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

其。指孟子也。朱子曰。法者。人倫而已。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朱子曰。古聖人多矣。獨言舜爲法於天下。何也。法者。人倫而已。他聖人因其常而處之不失。未足見人道之盡。惟舜極其變而不失其常。是以人道之盡。於此可見焉。故特舉舜而言之。然其所謂法。舜亦循乎天則而已。○按堯舜盡性。故能盡倫。後

人能如堯舜盡倫。便是盡性。故曰法者人倫而已

摭往行(去聲)實前言述此篇使讀者有所興起

摭。猶采也。實。猶證也。(往行。謂虞夏商周聖賢已行之迹。前言卽前篇立教明倫敬身之說也。新安陳氏曰。小學列立教明倫敬身於前。盡是說其理。列實立教明倫敬身於後。並是實有是人。實有是事。以實前面之說。興)起。謂感動奮發而爲善也

太任。(王下同)文王之母。摯(至)任氏之中(仲)女也。王季娶以爲妃

太。尊稱。任。姓。文王(名昌)周國之君(周國。本在今陝西鳳翔府岐山縣。至文王徙都于豐。在今西安府鄠縣。終南山北)摯。國名(在今河南汝寧府汝陽縣。縣東南舊有摯亭。卽其地也)中女。次女。王季。(太王第三子。名歷)文王之父

太任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娠(身)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

聽淫聲。口不出敖傲言。生文王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卒爲周宗。君子謂太任爲能胎教

端正。純一。誠實。莊肅。性氣質之美也。惟德是行。行去聲下同之美也。娠妊也。始受命曰宗。太任性行既美。又能胎教。故文王之生。明無不照。聖無不通。明屬目。故曰無不照。聖屬心。故曰無不通教之以一。即能識百此言文王是箇生知底聖人。所謂才過人者。亦於此可見。後爲周家始受命之君也孟子曰。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此撫太任之行。以實首篇胎教之言謂前面所言胎教。是實有這樣人。這樣事。俾婦人而賢者。思欲效之也。後皆放上聲此。然或詳或略。未必盡同。讀者宜求其大意焉求其大意一句。爲讀稽古一篇之要

〇孟軻之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去聲也。嬉戲爲墓間之事。踴躍築

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爲賈(古)衒。(炫)孟母

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

退。孟母曰。此眞可以居子矣。遂居之

軻孟子名(孟子。字子輿。鄒國人。國今爲縣。屬山東兗州府○母仉[音掌]氏)舍居也。踊躍哭狀。(記檀弓。辟踊。哀之至也。撫心爲辟。跳躍爲踊。每一踊三跳。三踊九跳。爲一節)築埋葬事。坐而賣曰賈。行

而賣曰衒。徙遷也。俎豆禮器(俎豆。皆木爲之。俎載牲體。豆盛菹醢。以供祭祀。故曰禮器)揖讓

進退。禮容也

孟子幼時。問東家殺猪何爲。母曰。欲啖(淡)汝。旣而悔曰。吾聞古有

胎教。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乃買猪肉以食(似)之

啖。食(似)也。欲啖汝。戲答之也。適。猶方也。欺。誑也。信。實也。買肉食

之以見(現)前言之非誑

既長(上聲)就學遂成大儒

趙氏曰孟子夙喪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史記云受業子思之門人通五經著書七篇命世亞聖之大才也命者名也言亞聖大才有名於世也

○孔子嘗獨立鯉(里)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朱子曰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輔氏曰詩本人情該物理故學之者事理通達其爲教溫柔敦厚使人不絞不訐故學之者心氣和平事理通達則無昏塞之患心氣和平則無躁急之失此其所以能言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朱子曰。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輔氏曰。禮有三千三百之目。其序截然而不可亂。故學之者。品節詳明。其爲教恭儉莊敬。使人不淫不懾。故學之者德性堅定。品節詳明。則義精而莫之惑。德性堅定。則守固而莫之搖。此其所以能立○按南軒云。聖人語伯魚。先之以學詩。次之以學禮。學之序固當然也。潛室云。詩禮於初學爲最近。故聖人以此爲學者門戶。蓋凡有志於學者。皆當從此而入也

○孔子謂伯魚曰。女汝爲周南召邵下同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朱子曰。爲。猶學也。問爲周南召南之爲。朱子曰。只是謂講論爾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朱子曰。周南之詩。言文王后妃閨門之化。召南之詩。言諸侯之國。夫人大夫妻

被文王后妃之化。而成德之事。蓋文王治岐。而化行於江漢之域。自北而南。故其樂章以南名之。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教天下後世。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之道。蓋詩之正風也

正牆面而立 謂正面對牆而立。倒辭也 言卽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朱子曰。不知所以修身齊家。則不待出門。便已動不得了。所以謂之正牆面者。爲其至近之地。亦行不得故也○問不知修身齊家。則自然推不去。是一步不可行。如何是一物無所見。曰卽一身一家。已自都理會不得。況其遠者乎。此可見知與行相須之義○新安陳氏曰。詩有二南。猶易有乾坤。學詩自此入。而修齊治平之道。皆自此出。誠學詩先務也。孔子過庭之傳。旣以學詩居學禮之先。此又以二南爲學詩之先。所以丁寧其子者。豈有他說哉○按此二章。皆孔子教子窮經致用之事。摭之以實首篇學文之言

右立教 凡四章

虞舜父頑。母嚚。銀 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蔡氏曰。虞氏。舜名也 虞地名。舜居之。因以爲氏。或曰姓姚。以生於姚墟故也 舜父號瞽瞍

傳云。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與無目者同。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瞍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母。舜後母也。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象。舜異母弟名。一云字也傲驕慢也。克。能也。諧。和也。烝。進也。乂。治也。格。至也。言舜不幸遭此而能和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於大爲姦惡也。眞氏曰。舜以一身處頑父嚚母傲弟之間。而能諧和以孝。俾其善日進。惡日泯。非至誠之積。薰蒸浸灌。何以有此。○問人不幸處繼母異兄弟不相容。當如何。朱子曰。從古來自有這樣子。只看舜如何。後來此樣事多有。只是爲人子止於孝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平聲下同泣于旻民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我竭力耕田。共恭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萬章。孟子弟子。宋人朱子曰。舜往于田。耕歷山郎今山西蒲州首陽山時也。

仁覆赴閔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怨慕。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之也新安陳氏曰。怨慕二字。眞得舜之心。怨非怨親。怨己之不得乎親也。慕則念念不忘。而思其親也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己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輔氏曰。父慈子孝。理之常也。何有於怨慕。惟遭事之變。故深思其所以不得於親之故。而自怨咎其在我者。有何罪戾而致然。又思慕於親。無頃刻忘。必欲得親之歡心而後已。此所謂怨慕也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去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

朱子曰。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去聲之。以觀其內。書曰。觀厥刑于二女。九男事之。以觀其外觀其治外。○史記五帝紀。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四嶽咸薦虞舜曰可。於是

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居嬀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朱子曰。二女。娥皇。女英也。夫婦之閒。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繫尤重。故觀人者。於此爲尤切○饒氏曰。觀者。衆人之所共見。以天子二女。來處頑嚚傲之閒。看他如何處置。二女和。則是處置得是。九男皆帝子。亦難處。若處之得其道。亦自安。百官只是百司。如後世典籤涓人之類。按唐六典。親王府典籤 又言二人。主宣傳教令。涓人。卽今中涓。主居中而涓潔之人

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趙氏曰。聚。謂村落。周禮郊野法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 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 胡氏曰。如窮人無所歸六字譬喩。最形容得舜之情不可以自達。身不得以自安。心不得以自釋。其爲怨慕迫切之甚可知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如字色人之所欲。妻如字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

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朱子曰。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言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眞知舜之心哉（輔氏曰。上文是說舜之實事。此又孟子推明舜之心。以解上文之意。言舜之心事。實有如此者耳。舉天下之所欲。不足以解憂者。所性不存焉故也。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者。性之不可離。而亦不可以不盡也）

人少（去聲下同）則慕父母。知好（去聲）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朱子曰。常人之情。因物有遷（釋人少至熱中）惟聖人爲能不失其本心

也釋終身慕父母艾。美好如字也。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爲已樂。洛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爲已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輔氏曰。心纔有一毫物欲之累。而於其親有一毫之不順。則於吾固有之性。便有不盡處。能盡其性。則能不失其本心。而爲人倫之至也○眞氏曰。五十始衰。聖人純孝之心。則不以老而衰。惟充極其天性之至孝。而無一毫之不盡。所以能如此○饒氏曰。如孝便十分孝弟便十分弟忠便十分忠皆是盡性○陳氏曰常人變於私情。所以汨其性。聖人無私情之累。所以盡其性。孟子言此。是以遏人欲擴天理也

○揚子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

揚子名雄。西漢蜀人今四川成都府自知不足者。舜雖已順其親而其

心常若不足也舜之事親。惟其心。常若不足。故謂之大孝。如自以爲足。則非孝矣愛日者惜此日之易去聲過懼來日之無多而不得久事其親也此新安陳氏說也。又錄王安石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詩。以爲得愛日之意。吳氏曰。愛日。謂及時奉養。無憾於心也

○文王之爲世子朝潮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去聲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樹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暮又至。亦如之

國君之適的子曰世子方氏曰。天子之適子曰太子。諸侯之適子曰世子。得世國故也。一云。誓於王曰世子內庭之小臣曰內豎。御。直日者按世子省親。惟朝夕二禮。今文王日三。朝禮具。夕禮簡。今三者又皆稱朝。此聖人之行。而天下後世之法也

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理王季復

膳。然後亦復初。食上。上聲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

不安節。謂有疾不能循其起居飲食之常也。履。蹈地也。復膳。飲食安節也。復初。其憂解也方氏曰。文王乃喜。則親喜而已亦喜也。文王色憂。則親憂而已亦憂也。復初。則親復常故也在。察也。進食則察視寒煖之節。如飯宜溫。羹宜熱之類內則。凡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謂飯宜溫。羹宜熱。醬宜凉。飲宜寒也。必察視者。恐過冷或過熱。皆能傷人也食畢而徹。直列切則問所食之多寡。末猶勿也。原。再也。謂所食之餘不可再進也按養正圖解。問安視膳。世以為人子事親之禮。然文王當時。豈以為禮當如此而勉強以行之哉。只是一點愛親之心。自不容已。既不能放下他。又不敢輕動著他。所以時時只問內豎。與看其飲食。不知則其心都過不去了。今若無此一段眞意。縱依舊文王的格式行去。終是勉強。非善學文王者也。此是就文王問安視膳處推

說這般樣行事。都是出於愛親之眞心。不期然而然以做去。世之徒襲禮文。而無其實者。固是如此。然竝至於今。無禮無學。如圖解所謂勉強而行之、、者。亦不可得見矣。悲夫。

○文王有疾。武王不說脫冠帶而養。去聲文王一飯。反下同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

武王。文王之子。名發。不說冠帶而養。言常在側也。莊氏曰。子之於親。日而三朝。自三朝之外。冠帶有時而說。今爲親疾。雖步不離。不敢說冠帶以自適。人之飲食。或疏或數。時其饑飽。今以親疾。志不在於飲食。一飯再飯。惟親之視。不敢如平時私適其欲○長樂陳氏曰。於文王言色憂。行不能正履。則武王可知。於武王言不說冠帶。一飯再飯。則文王可知。一二事見記文王世子篇

○孔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扶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公。名旦。周舊國地在岐山之陽。文王徙豐。而分其地。以爲公采邑。故曰周公。朱子曰。達。通也。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也。朱氏曰。大孝至孝達孝不同。以其不可名言。謂之大孝。無以復加。謂之至孝。天下稱之無異辭。謂之達孝。○志者事之未成者也。是前人有欲爲之志而未遂爲繼則續而成之。事者。志之已成者也。是前人有已爲之事而可法爲述則循而行之。黃氏以人爲文王。繼志。是繼文王之志。述事。是述文王之事。眞氏曰。當持守而持守。固繼述也。當變通而變通。亦繼述也。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朱子曰。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說約曰。章句其指先王。只是指文王耳。太王。王季。在所尊尊字內。蒙引曰。行其禮。奏其樂者。以先王亦嘗以禮樂祀其先所尊也。非謂武王周公嘗日所用之禮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禮樂也。

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哀而亡焉。皆指先王也。朱子曰。記曰。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於室。反諸其所養也。堂室。皆謂廟中也。卒哭而歸。乃反哭於祖廟。所作者。親平生祭祀冠昏。所行禮之處也。所養者。親所饋食供養之處也。須知得這意思。則所謂踐其位。行其禮等事。行之自安。方見得繼志述事之事。○蒙引曰。踐其位五句。皆孝子之心。所以不忍死其親者也。故謂之如事生。如事存。孝之至也。達說曰。事死二句。承上五句而贊之。孝之至。正言其善繼述也。此皆繼志述事之意也。此字。指踐其位五句言。新安陳氏曰。善繼志述事至於如此。所以爲孝之至也。存疑曰。自地位之所到言。則曰至。自衆人之通稱言。則曰達。其實一也

○淮南子曰。周公之事文王也。行去聲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升下同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捧持於文王。洞洞屬屬。竹如將不勝。如恐失之。可謂能子矣。

淮南子。漢淮南王劉安也。淮南。國名。在今南直隸鳳陽府壽州地方。安。高帝之孫。厲王長之子也

奉持。執物以進也。能子。能盡子道也。餘見現明倫行。謂己去做事。事。謂事來面前。凡有所行。必先稟命。無敢專裁制也。每一事來。必憑親斷。無敢由己意也

○孟子曰。曾子養去聲下同曾晳。必有酒肉。將徹直列切下同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無矣。將以復扶又切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

朱子曰。曾晳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

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此言養志爲養親之大。輔氏曰。養父母之口體者其事淺。承順父母之心志者其恩深。夫子之於父母異體同氣至親至密。故事之者。當先意承志。必能聽於無聲視於無形。然後爲至。若必待其言而後從。固已不可。況於先立其意以拂其親之欲。惟口體是養。而不恤其心志之虧乎。○饒氏曰。孟子擧曾子。曾元作兩箇例頭。示事親者須是養志。若養口體末也。○竊思孟子擧必有酒肉一節。以明曾子之養志。蓋謂一飮食間。能承順親志如此。則其他可知矣。故存疑曰。養志要不專在於飮食。凡繼志述事之類皆是。擧飮食以示例耳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朱子曰。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 張氏曰。此擧曾子養志之事。以爲人子之法

○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去聲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魯人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辭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存疑曰充實於中只就閔子身上說著於外兼父母昆弟外人說故夫子歎而美之新安陳氏曰夫子惟稱其孝集註兼及於友者就昆弟之言見其友也蓋孝友一理孝者必友不友則非孝矣○胡氏曰按韓詩外傳閔子早喪母父再娶生二子繼母獨以蘆花衣子騫父覺之欲逐其妻子騫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母得免逐其母聞之待之均平遂成慈母今詳其言藹然惻怛之意溢於言表故內則有以孚其家外則有以孚於人自內及外無有異辭也○雲峰曰孔門豈獨閔子爲孝而夫子獨稱之他人之孝處人倫之常閔子之孝處人倫之變處變而不失其常此夫子所以稱之與○按註積於中指所存著於外指所發存疑說非

○老萊子孝奉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戲身著酌五色斑斕蘭之衣嘗取水上上聲堂詐跌迭仆付臥地爲小兒啼弄雛於親側欲親之喜

老萊子楚人五色青赤黄白黑也仆僵蹷倒也雛謂鳥雛吳氏

曰恐父母見子之老而生悲感故爲是以樂洛其心也禮孝子惟巧變欲親之喜而不悲其老者豈止於是哉須類而推之始得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抽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

樂正姓子春名曾子弟子瘳愈也

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欽永切記作跬步而不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

大。猶貴也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李氏曰。宇宙之間。一切所有之物。皆具天地之性。虎狼有父子之仁。螻蟻有君臣之義。雎鳩有夫婦之別。鴻鴈有兄弟之序。鶺鴒有朋友之情若此者。豈非天地之性。而人獨爲貴者何哉。物得其偏。人得其全也○愚按天以陰陽五行之氣。化生萬物。地以水土五穀之德。育養萬物。而人獨得五行之秀。員頭方趾。平正端直。全仁義禮智之性。備三綱五常之道。故曰生養於天地之間者。惟人爲大一擧足爲頃。再擧足爲步。方氏曰。不虧其體。所以全其形。戰兢如臨淵履薄。全形之道也。不辱其身。所以全其德。非禮勿視聽言動。全德之道也。新安陳氏云。德性尤全受之大者。蓋體雖不虧。而身或不免於辱。猶不可謂之全歸。故本文兼言之。自是分曉○馬氏曰。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所以不虧其體。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所以不辱其身。昔曾子啓手足之際。然後釋冰淵之懼。樂正子春門人也。安得而不憂乎

一擧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

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道大路也徑小路也 陳氏曰道正路也徑捷出邪徑也 游浮水也忿很怒也由道而不由徑 正道平易邪徑險阻 由舟而不由水 乘舟則安浮水則危 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歷於危殆故也己之惡言不出於口故人之忿言不反於身 陳氏曰己不以惡言加人人自不以忿言復我也 忿言不反則不辱身不羞親矣 見記祭義

○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俞得罪笞常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

伯俞姓韓名俞 字伯梁人 得罪謂他日得罪也伯俞之泣悲母力之衰耳

故曰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現下同)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憐上也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者也父母怒之作於意見於色下也

故曰以下劉向論也意發於心色見於面(見說苑建本篇)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

公明姓宣名曾子弟子

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庭親在叱(尺栗切)咤(丑亞切)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悅下同)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戒)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

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

夫子謂曾子庭中庭也叱咤怒聲也恭莊敬也（眞氏曰莊主容敬主心自中發外故曰恭）儉節制也（朱子曰儉非止儉約只是不放肆常收斂之意 眞氏曰節者自然之界限制者用力而裁制）朝庭外庭也不毀傷謂不毀傷其下讀書學文之事孝敬慈力行之事論語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見說苑反質篇）

○少（去聲）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懈）期（朞）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此孔子之言（見記雜記）三日親始死時也怠惰也不怠如水漿不入口之類（禮父母之喪始死哭不絶聲水漿不入口者三日陳氏曰不怠謂哀痛之切雖不食而能自力以致其禮也）

三月親未葬時也解倦也不解如哀至則哭之類未葬哭無時居倚廬寢不脫經帶所謂不解也期周一年也悲哀如朝夕哭之類既葬卒哭惟朝夕哭憂謂憂戚憔悴憂戚憔悴兼內外言此則祥禫時也二子居喪如此非惟進於中國而且善於禮矣故孔子稱而表之

○高子皐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現齒君子以爲難

子皐孔子弟子名柴齊人無聲出涕曰泣血疏曰人涕淚必因悲聲而出血出則不由聲也子皐悲無聲其涕亦出如血之出故云泣血見齒笑也人大笑則露齒本中笑則露齒微笑則不見齒○方氏曰喪有曰爲曰居曰執何也蓋以事言之則曰爲以身言之則曰居以禮言之則曰執其實一也○見記檀弓上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既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然如不及其反而息

顏丁。魯人。皇皇。猶彷徨。求。謂求其親。望望。仰思貌。從。謂從其親陳氏曰。望望。往而不顧之貌。言人子思親之切。猶追逐人者。但兩目往前而不復回顧也。慨。感悵意。息者待也。待其反也如有從而弗及。似有可及之處也。葬後則不復如有所從矣。故但言如不及其反。又云而息者。不忍決忘其親。猶且行且止。以待其親之反也皆不忍死其親之至情見記檀弓下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扶。小子

朱子曰。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爲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新安陳氏曰。此字。指今病時。與上平日字對。詩。小旻之篇小旻。小雅篇名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戰兢三句。皆敬之意

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

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陳氏曰述前日常恐難保此身幸今日得以保全此身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去聲之以致反覆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金氏曰戰戰兢兢曾子終身是如此自古聖賢皆然但曾子臨終又說出以示學者爾淺說曰曾子之能保其身者惟是能存此心而已戰戰兢兢千古聖賢存心之要訣也○原註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爲是故也

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況虧其行去聲以辱其親乎陳氏曰此推廣餘意形體固全受德性尤全受之大者身體雖全德行有虧不可謂之全歸猶爲辱親也胡氏曰范氏正恐學者但以曾子不虧其身而已則將有僥倖苟免之意故又特以不虧其行申言之所以勵中人也○朱子曰曾子奉持遺體無時不戒謹恐懼直至啓手足之時方得自免這箇身子直是頃刻不可不戒謹恐懼如所謂孝非止是尋常奉事而已當念慮之微有毫釐差錯便是悖理傷道便是不孝只看一日之間內而思慮外而應接事物是多多少少這箇心略不檢點便差失了至危者無如人之心所以曾子常常恁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箕子者。紂親戚也。紂始爲象箸。箕子嘆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杯。爲玉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

箕國名。畿內之國。在今山西遼州地方子爵也箕子。名胥餘。一作胥餘紂之諸父紂商王。受也紂名辛。字受。馮氏曰。紂。謚也。後世定謚。殘義損善曰紂○商至盤庚。遷都偃師。始改號曰殷。周氏謂自此以前惟稱商。以後殷商兼稱。故紂亦可稱商王。至於武乙。又遷河北朝歌。即紂都也。在今衛輝府淇衛之閒。隸河南道御用也。振救也

紂爲淫泆。逸箕子諫。紂不聽而囚之。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爲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悅於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羊狂而爲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

淫貪慾。泆放蕩。如嬖妲己。爲酒池肉林之類 按殷紀。紂伐有蘇氏。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其言是從。所好者貴之。所憎者誅之。又使師延作朝歌北鄙之音。北里之舞。造鹿臺。爲瓊室玉門。其大三里。高千尺。七年乃成。厚賦稅。以實鹿臺之財。盈鉅橋之粟。收狗馬奇物。充牣宮室。以人食獸。廣沙丘苑臺。以酒爲池。縣肉爲林。男女倮相逐於其閒。宮中九市。爲長夜之飲。飲酒以百二十日爲一夜。凡此。皆所謂淫泆也三 囚。縶也。傳去聲曰。囚箕子以爲奴 囚爲奴。如漢法。髡鉗爲城旦舂。論爲鬼薪是也。取薪給宗廟曰鬼薪 彰著也。佯。詐也。操琴曲也 劉向別錄。其道閉塞。悲愁而作者。名其曲曰操。言遇災害。不失其操也。箕子操曰。嗟嗟。紂爲無道。殺比干。嗟。重復嗟嗟。獨柰何。漆身爲厲。被髮以佯狂。今柰宗廟何。天乎天哉。欲負石自投河。嗟復嗟。柰社稷何。細看此操。似是後人僞爲者。姑錄之以備考云爾

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去聲 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

有七竅苦弔切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刳枯視其心

王子比干。亦紂諸父。辜。罪也。何辜言無罪而被虐也。刳。剖也。大紀曰。比干陳先王艱難。天命不易。請王洗心易行。伏於象魏之門。紂大怒曰。比干自以爲聖人矣。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遂殺比干。刳視其心

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竹故父有過。子三諫而不聽。則隨而號平聲之。人臣三諫而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遂行

微。國名。亦畿內國。在今山西潞安府黎城東北三十里。或云。即山東東昌府聊城也 子。亦爵也。微子。名啓。紂庶兄。邢疏曰。微子啓與其弟衍。皆紂之同母庶兄也。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母生啓與衍時。猶爲妾。改而爲妻。後生紂。紂父欲立啓爲後。太史據法而爭。乃立紂 屬。聯續也。行。所以存宗祀 按史記。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不聽。度終不可諫。遂亡。及武王伐紂克殷。封紂子武庚以續殷祀。武庚作亂被誅。乃求微子。奉其先祀。國於宋

○以上三事皆節取
夫史記宋世家者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朱子曰。三人之行去聲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當拔切之意惻。傷之切。
怛。悲之至也。只是箇愛君憂國底
意思。無所爲而爲之。謂之至誠故皆不咈弗乎愛之理。而有
以全其心之德也輔氏曰。愛之理。分言之仁也。心之德。專言之
仁也。胡氏曰。至誠惻怛。蓋謂三人愛君憂國。
皆非有所爲而爲也。一有所爲而爲之。則雖有惻怛之意。而非
出於至誠矣。至誠者仁之存。惻怛者仁之發。集註特下不咈二
字。蓋自上文不同字生來。三人之行不同。其迹似相違。以去者
爲仁。則不去者似咈乎仁矣。以死者爲仁。則不死者似咈乎仁
矣。惟其皆有至誠惻怛之意。則其去就死生雖不同。而皆不咈
乎愛之理。卽所以全其心之德也○或問按殷紀。微子先去。比
干乃諫而死。然後箕子佯狂爲奴。爲紂所囚。蓋微子帝乙元子。
當以先王宗祀爲重。義當早去。又決知紂之不可諫也。故遂去
之而不以爲嫌。比下少師。義當力諫。雖知其不可諫。而不可已
也。故遂以諫死而不以爲悔。箕子見比干之死。則知己之不可

死且不忍復死以累其上也見微子之去則知已之不必去且
不忍復去以背其君也故佯狂爲奴而不以爲辱此可見三仁
之所爲易地則皆然或以爲箕子天畀九疇未傳而不敢死則
其爲說迂矣同謂之仁者以其皆無私而各當理也無私故得
心之體而無違當理故得心之用而不失此所以全心之德而
同謂之仁與○黃氏曰或問言仁與集註不同者先師言仁之
義則固以心之德愛之理爲主矣言人之所以至於仁則以爲
無私心而皆當理也或問之言指三子之所以至於仁而言也
集註之言並指仁之義而言也然其曰不咈乎愛之理而有以
全其心之德曰全曰不咈則或問之意亦在其中矣讀者默而
識之可也○愚按或問殷有三仁朱子曰而今也難看或是孔
子當時見他事實故於小學稽古篇摭史記所載三人之行如
此這便是他當日底事實也○前面三事爲案孔子此一句是
斷蓋當日三人或死或不死或去或不去疑於此是則彼非者
夫子乃即其事推其心直斷爲皆出於愛
君憂國之至誠迹雖不同而心則一也
○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寇馬而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
也扶而去之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孤竹國名在今北直隸永平府地方君名初字子朝姓墨胎氏其先商湯
所封二子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
字公達伯叔又長少之字其謚曰夷齊
叩馬當馬之前也兵猶
殺也太公呂望也夷齊之諫武王曰以臣弒君可謂仁乎故太
公以爲義人以臣弒君二句出史記伯夷傳然金氏只取古史陳君臣以諫者蓋以史記固難盡信而上文父死
不葬爰及干戈又誕謬之甚者也○熊氏曰夷齊叩馬扶猶攙
一諫凜凜乎萬世君臣之大義雖聖人復起不可易也
也
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
陽山採薇而食之遂餓而死
武王處上聲一時之大權取殘救民一時之大權也二子守萬世之大經有死無二之
萬世之大經也各一義也各一義謂各行其是也劉氏曰道異而同歸雖萬世無弊焉首陽山即禹貢雷

首山在河東黃河之東。今蒲州之南。屬平陽府○史記夷齊采薇而食。及餓且死。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金氏謂此歌。辭怨而氣弱。與孔孟所言夷齊氣象絕不同。史記取之。古史亦不取焉

○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鄰至闕而止。過闕復扶又切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為誰。夫人曰。此蘧劬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扶忠臣與孝子。不為去聲下同昭昭信伸節。不為冥冥惰行。去聲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暗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

衛國名初封殷墟朝歌東。即今衛輝府淇縣地方。後遷于楚丘。在北直隸開州滑縣之西南。自楚丘又遷帝丘。即東昌

府濮州是也。隸山東道　靈公衛君。名元。闕君門君門雙闕。蓋爲二臺於門外。作樓觀於其上。中央闕然爲道。故曰闕蘧伯玉。衛大夫。名瑗。下者。下車以過也。公門。亦君門。式

說見現敬身。路。大也。君馬曰路馬。大之也。曲禮。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廣敬

推廣其敬也。昭昭。顯明也。冥冥。隱暗也。忠臣之事君也。如事親。

孝子之事親也。如事天。豈以人知而信節。人不知而惰行乎事君如親。事親如天。此分言之也。合而言之。則事君事親。皆如事天。所謂事天者。只是箇敬而已。一主乎此。又何昭昭冥冥之間哉

○趙襄子殺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欲爲去聲之報仇求乃詐爲刑人。挾匕比首。入襄子宮中塗廁。左右欲殺之。襄子曰。智伯死無後。而此人欲爲去聲報仇。眞義士也。吾謹避之耳

襄子。名無恤簡子之子智伯。名瑤。皆晉大夫。飲器。或云飲酒之器。或

云溲溺之器盛溺淨壺也未詳孰是後說似之刑人有罪被刑而拘役者

匕首短劍也其首類匕塗廁謂以泥塗墁溷去聲廁之牆壁讓

讓上黨人即今潞安府地方之爲此謀欲以殺襄子也左右謂襄子之從去聲者通鑑晉智伯名瑤宣子申子子也及父卒智伯爲政請地於韓魏與之又求蔡皋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之襄子出走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竈產鼃民無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魏桓子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韓康子邑也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脣亡則齒寒今趙亡則韓魏爲之次矣二子曰我心知其然也乃陰與張孟談約爲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之衆遂殺智伯滅其族而分其地

讓又漆身爲癩賴吞炭爲啞倚下切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其友識

之爲（去聲）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爲所欲爲顧不易（異）耶何乃自苦如此讓曰委質爲臣而求殺之是二心也吾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也

爲癩（癩惡瘡疾蓋漆有毒人近之則患瘡腫若癩然故讓漆身以變其容）爲啞（國策曰豫讓乞食其妻曰貌不似吾夫何其音似吾夫讓遂吞炭以變其音）而行乞欲人不識得以殺襄子也識謂識其形容一說謂識其志意在於報仇趙孟即襄子（趙氏子孟長也自春秋時趙宣子謂之宣孟趙文子謂之趙孟其後遂襲而通呼趙孟云）顧猶反也爲所欲爲謂殺襄子委質猶屈膝也即致身之意（按左傳策名委質注名書於所臣之策屈膝而君事之其意似與致身不同）

後又伏於橋下欲殺襄子襄子殺之

讓之死。舍上聲生取義也。眞可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矣。司馬氏曰。人臣之義。當守節伏死而已。觀豫讓之事。則知策名委質者。必有貫而無貳。其爲後世之鑒。豈不昭昭也哉○胡氏曰。君子爲名譽而爲善。則其善必不誠。人臣爲利祿而效忠。則其忠必不盡。使智伯有後。而豫子爲之報仇。其心未可知也。智伯無後矣。而讓也不忘國士之遇。以死報之。至再三而愈篤。則無所爲而爲之者。眞可謂義士矣。趙襄子知其如此。而終殺之。何以爲人臣之勸哉

○王孫賈事齊閔王。王出走。去聲賈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汝下同朝去而晩來。則吾倚門而望。女莫著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去聲女不知其處。女尚何歸。王孫。姓。賈。名。齊大夫。閔王。名地。閔。史記作湣。謚也。燕破齊。王走。驅而走之也莒。舉爲楚人淖齒所殺。門。家之門。閭。巷之門。周禮二十五家爲閭。閭共一巷。巷首

有門。爾雅巷門謂之閎。是門因閎而得名也。

王孫賈乃入市中。曰淖閙齒亂齊國。殺閔王。欲與我誅齒者袒但右。市人從之者四百人。與誅淖齒。刺戚而殺之

淖。姓。齒。名。袒右。袒露右臂也。從之。謂袒右也。通鑑燕將樂毅。并將秦魏韓趙之兵以伐齊。齊破。齊王出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爲齊相。齒欲與燕分齊地。乃執湣王而數之曰。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雨血沾衣。王知之乎。曰知之。嬴博之間。地坼及泉。王知之乎。曰知之。有人當闕而哭者。求之不得。去則聞其聲。王知之乎。曰知之。齒曰。雨血者。天以告也。地坼者。地以告也。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告矣。而王不知誡。何得無誅。遂擢王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王子法章。變姓名。爲莒太史姓敫名家傭。及賈。討殺淖齒。齊亡臣相與求王子。立爲齊王。保莒城以拒燕。布告國中曰。王已立在莒矣

○臼季。使去聲過冀。見冀缺耨乃豆切。其妻饁葉之。句敬相待如賓。

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
臣聞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

臼季。晉大夫。名胥臣。文公。晉君。名重平聲耳。冀冀氏邑名。卽今平陽府岳陽縣。缺。人名。郤隙其姓也。耘苗曰耨。野饋曰饁。能敬則心存。心存則理得。故敬爲德之聚。理得於心曰德。凡人之心亡理亡者。只是箇不敬。能敬便收拾得此心常在腔子裏。心存便凝聚得許多道理都在心裏。敬軒先生曰。如心敬則凝聚得德在心上。貌敬則凝聚得德在貌上。以至耳目口鼻之類。無不皆然。說得周備。邦脩己可以安百姓。故曰德以治民。論語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敬也。以是爲則而持守之。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仁者。本心之全德。而亦不能不壞於私欲。故人必常常持守箇敬。日用間都無些子間隙。那私意自是著不得。私意既去。則天理流行。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這便是仁。便是敬之至也。

下軍大夫。官名　按周禮軍制。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蓋平居則爲卿大夫。有事則爲軍將也。當時晉乃大國。故有上中下三軍。下軍大夫。卽是下卿而將乎下軍者也

○公父府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去聲祖叔一無叔字母也。康子往焉。闔委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閾。役仲尼聞之。以爲別必列切於男女之禮矣

公父文伯。魯大夫名歜。昌六切　其母。敬姜也。季康子。亦魯大夫名肥。往。謂往而見之。闔。閉也。閾。門限也。敬姜不踰閾而出。康子不踰閾而入。故曰皆不踰閾　按呂氏云。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別也。有別者。先於男女。天地之義人倫之始也。如姑姊妹女子子。天屬也。許嫁。則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妻之母。婚姻之近屬也。壻見主婦。闔扉立于門內。壻立于門外東面。主婦一拜。壻答再拜。主婦又拜。壻出。喪祭之禮。男女異位。男子在堂。則女子在房。男子在堂下。則女子在堂上。男子

在東方則女子在西方凡此皆所以明其別也今敬姜與康子言皆不踰閾則有合於男女有別之禮矣故孔子稱之

○衛共恭下同姜者衛世子共伯之妻也共伯蚤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共姜不許作柏舟之詩以死自誓

衛國名姜齊姓歸共伯孔氏曰共伯僖侯世子名餘共諡伯字故曰共姜婦人從夫諡姜姓也夫死不嫁義也奪謂奪其守義之志柏舟之詩曰之死矢靡他雖至於死誓無他心是以死自誓也詩鄘風柏舟二章其一曰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音菡髮垂貌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其二章同朱子曰不及父者或非父意耳○輔氏曰實維我匹一定而決不可易也之死矢靡他雖死而誓不敢易也夫母之欲嫁共姜想亦不過是惑於愛而慮其終耳今味共姜自誓之言其至誠貞固之意如此則母之惑可解而慮可釋矣○陳氏曰衛之淫風流行而有共姜特立之節貞可謂遏人欲於橫流矣讀其詩者豈不可以感發人之善心乎

○蔡人妻。宋人之女也。旣嫁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也。柰何去之。適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彼無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

其母。女之母也。酌而無酬酢曰醮。蓋昏禮。贊者三酌壻婦而不酬酢也 溫公曰。贊者。兩家各擇親戚婦人習於禮者爲之。凡壻及婦行禮。皆贊者相道之。愚按昏禮。婦至。壻揖婦以入。至於寢。壻在室西東面。婦在室東西面。贊者酌酒。壻揖婦祭酒。又酌酒。壻揖婦舉飲。又取巹分置壻婦之前。酌酒。壻揖婦舉飲。蓋其酌凡三。皆贊者爲之。而壻婦不相酬酢。故曰醮。彼指夫 大故。謂惡逆。婦人自稱曰妾。聽。猶從也 蔡。宋。皆國名。蔡。卽今汝寧府上蔡地方。宋在今歸德府商邱地方。俱隸河南道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

矣

朱子曰。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爲放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宿其怨。饒氏曰。仁人之於弟。雖有怒亦不藏之。雖有怨亦不留之。少間心便釋然。孟子曰。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有庳。卽零陵鼻亭是也。今屬湖廣永州府富貴之也饒氏曰。親之欲其親近於我。貴之是也。愛之欲其得遂所欲。富之是也○張氏曰。舜之處象。可謂盡矣。象雖不道。而吾之弟也。仁人之於弟。親愛之而已矣。或曰。周公之於管蔡。如之何。蓋管蔡挾武庚以叛。憂在廟社。孽在臣民。周公爲國彌亂也。象之欲殺舜。其事在舜之身耳。固不同也。舜與周公。易地則皆然。蓋其存心爲天理人情之至。則一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

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仲子

孤竹。國名。朱子曰。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卽乎人心之安。蓋二子不交讓則心不安。伯夷以父命爲尊。便是伯夷合乎天理。而其心方安。叔齊以天倫爲重。便是叔齊合乎天理。而其心方安。朱子眞知二子之心哉○問二子之遜。使無中子。不成委先君之國而棄之。必有當立者。朱子曰。伊川說叔齊當立。看來叔齊雖以父命終非正理。恐只當立伯夷。曰。伯夷終不肯立奈何。曰。國有賢大臣必請於天子而立之。不問其情願矣。看來二子立得都不安。以正理論之。伯夷稍優○以天下之公義裁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以人子之分言之。則又不可分輕重。但各認取自家不利便處。退一步便是夷齊得之矣

○虞芮儒遂切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合往質焉。乃相與朝潮下同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

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

爭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而歸之者四十餘國

虞芮皆國名虞在今解州南平陸芮卽今芮城俱屬山西平陽府西伯周文王也周在今陝西鄠縣地方伯長也西伯謂西方諸侯之長蓋自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功九命作伯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繼爲西伯而得專征伐盍何不也質正也畔田界也閒田在芮城之東平陸之西○事見詩傳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

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朱子曰校計校也友馬氏融以爲顏淵是也馮氏曰非顏子不能以與此顏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解以能至若虛四句蒙引曰以能問於不能四句以知言有若無貼問不能句實若虛貼問於寡句不見物我之有閒去聲解犯而不校一句故能如此王氏曰二句包

盡。上句知之事。下句仁之事。饒氏曰。仁者之心。視人猶己。故人雖有犯。不忍與之校曲直。纔校則直在己。曲在人。而物我相形矣。便非包含徧覆之意。○問以能問於不能。朱子曰。想是顏子自覺得有未能處。但不比常人十事曉得九事。那一事便不肯問人。顏子深知義理之無窮。惟恐一善之不盡。故雖能而肯問於不能。雖多而肯問於寡。以求盡乎義理之無窮者而已○犯而不校。蓋是他分量大。有犯者。如蚊蟲過前。自不覺得。何暇與之校耶○問從事於斯。是著力否。曰若是著力。却是知自己能自己多。須要去問。不幾於詐乎。曾子是見得顏子如此。非謂其著力也。淺說曰。言其能爲如是。非言其學爲如是也

孔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爲善。新安陳氏曰。常人之交。初則敬。久則玩。久而玩。必不能全交。久而不替初心之敬。所以爲善交也○葉氏曰。夫子在齊。與平仲處者八年。故知其如此○黃氏曰。朋友人倫之一。可不敬乎。攝以威儀。相觀而善。一有不敬。則失朋友之道矣。惟其久而敬也。則愈久而愈親。拍肩執袂。以爲氣合。酒食遊戲相徵逐。以爲生死不相背負。未有能全交者也。夫子美平仲之善交。友之

道盡於此矣

右明倫凡三十一章

李氏曰首十七章明父子之親次五章明君臣之義次四章明夫婦之別次三章明長幼之序末二章明朋友之交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

惡色非禮之色惡聲非禮之聲惡色惡聲所指甚廣不僅是女色淫聲凡奢麗侈靡之物非禮非義之言皆是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汝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談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吳人朱子曰武城魯下邑言魯下邑非大夫之采邑

也。今屬山東兗州府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胡氏曰。飲。謂鄉飲酒。周禮。鄉大夫賓賢能。飲國中賢者能者。州長習射。黨正蜡祭。皆行鄉飲酒禮。射謂鄉射。周禮。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州長春秋以禮會民。皆行鄉射禮。讀法。謂對衆讀十二教之法。則州長於正月之吉。黨正於四時孟月吉日。族師於月吉。閭胥於旣比。皆行讀法禮。以是知爲邑宰者亦然。其他。則凡涉乎公家者皆是也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可見矣胡氏曰。動必以正。則非但於行路而已。有以自守。則非但不私謁而已。故又以可知可見總言之。因小以明大。因兩端以見全體又曰。焉爾乎三字。是語助辭。聖人之言。寬緩而不迫楊氏曰。爲政以人才爲先。故孔子以得人爲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爲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爲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朱子曰。持身以滅明爲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爲法。則無邪媚之惑。○

胡雲峯曰。苟賤之羞。邪媚之惑八字。與正大之情四字相反。然非子游自持身正大者。不能取人如滅明之正大也

○高柴自見孔子。足不履影。啓蟄(直立切)不殺。方長(上聲)不折。衛輒之難(去聲)出而門閉。或曰。此有徑。子羔曰。吾聞之。君子不徑。曰。此有竇。子羔曰。吾聞之。君子不竇。有間(如字)使(去聲)者至。門啓而出

啓。謂開穴而出。蟄。蟲之藏者。方長。謂草木。輒。衛君名。是爲出公。難。謂輒以兵拒父時也 按傳。衛靈公世子蒯聵。得罪出奔。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以兵拒之。蒯聵居外十二年。乃與渾良夫。謀入孔悝家。遂襲攻輒。輒出奔魯。而蒯聵立。是爲莊公。方孔悝作亂時。子羔仕衛。在其國 竇。孔穴也。有間。少頃也。不踐影。敬人之至。不殺不折。愛物之至。不徑不竇。守身之至。朱子曰。不徑不竇。無事時可也。若有寇盜患難。如何守此。以殘其軀。觀聖人微服過宋可見矣 不徑不竇。守身之至

此本文正意也。又引朱子說。是明子羔未及聖人之權處。學者須知此義。庶乎常變各得其宜。而不失於膠柱矣。○事見家語弟子行。致思二篇

○南容三去聲復福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去聲之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縚。又名适。字子容。朱子曰。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丁念切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眞氏曰。白圭至寶。苟有玷缺。猶可磨而平之。斯言之出。一有玷缺。則不可復爲矣。言之不可不謹也如是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現家語家語弟子行篇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宮縚之行也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朱子曰。南容三復白圭。不是一旦讀此。乃是日日讀之。玩味此詩。而欲謹於言行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饒氏曰。表與裏對。實與華對。言爲

表而行爲裏行爲實而言爲華各擧其一以互見免於刑戮只是不以輕言妄動取禍若當言而言雖箕子之囚比干之死豈容苟免哉

〇子路無宿諾

朱子曰宿留也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原註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養之有素卽指此平日無宿諾而言尹氏曰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〇孔子曰衣去聲敝縕慍袍與衣狐貉鶴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朱子曰敝壞也縕枲音洗麻也著音主絮也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著本紵字許氏曰以綿裝衣也然此謂枲著者枲牡麻也以枲楂細以當綿貧者之服狐貉以狐貉之皮爲裘衣之貴者許氏曰衣之賤衣之貴皆言其直非人之貴賤也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大抵學者先要不以貧富動心有箇內重外輕

之志。然後可與進道。陳潛室曰。子路於世間名利關。大界限分明處。已看得破。故夫子稱之。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是。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

○鄭子臧出奔宋。好去聲聚鷸聿冠。鄭伯聞而惡去聲之。使盜殺之。君子曰。服之不衷。中身之災也。詩曰。彼己記。詩本作其之子。不稱去聲下同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

鄭宋。皆國名。鄭。即今開封府新鄭地方。宋地見前篇。子臧。鄭伯文公之子。鷸。翠鳥。聚鷸冠者。聚其羽以爲冠也。子臧既得罪出奔。又好聚翠鳥之羽爲冠。故文公憎之。而使盜殺於陳宋二國之間。衷。正也。詩。曹風候人之篇。己。語辭。候人四章。其二曰。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不稱者。言德薄而服尊也

○公父甫文伯退朝。潮下同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昌六切之

家而主猶績乎其母歎曰魯其亡如字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耶
績緝麻也歎文伯名歜主主母也僮童通子目文伯國將亡則任非
人文伯富貴而驕故敬姜歎而責之亦善諫國矣
居吾語去聲女汝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
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寂土之民莫不嚮向義勞也
居者諭之使止也勞勤勞逸安逸淫淫蕩沃肥饒瘠瘦薄也善
心生則嚮義矣惡心生則不材矣不材由於淫嚮義由於勞
是故王后親織玄紞丁坎切公侯之夫人加以紘宏綖延卿之內子
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去聲
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闢古之制也

玄。黑色。紞。冠之垂前後者按疏。紞織五采爲之。則天子之紞五色。獨言玄者。以玄爲尊故也。但句讀謂垂冠前後。而或云。所以懸瑱當兩耳者。未詳孰是紘。纓之無緌者冠之系曰纓。纓之餘曰緌。無緌。則纓從下而仰屬於冠也。祭義曰。天子冕而朱紘。諸侯冕而青紘綖。冕之上覆起者冕之爲物。後方而前圓。後仰而前俛。有旒在下。有綖在上。玄表而纁裏所謂加以紘綖者。既織紞。又織紘紘綖也內子。卿之妻。命婦。大夫之妻。列士。元士中士下士祭服。玄衣纁裳。朝服。天子之士。皮弁素積。積猶辟也。以素爲裳。而辟蹙其要中也。諸侯之士。玄端委貌。委貌。周冠名。以漆布爲之。其制與殷章甫相似庶士以下。則庶人也。自公侯至士庶之妻。所織以漸而加者。以貴賤爲勞逸之差厠平聲也。冬祭曰烝。績功。愆過。辟罪也。春祭社之時社以春分則供其農桑之事。冬祭廟之時烝以亥月則獻其五穀布帛之功五穀者農之功布帛者桑之功男耕女織。各效其績。逸而有過。則治以罪也。古之制。通貴賤言

之
吾冀而朝（如字）夕脩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予懼穆伯之絕嗣也

冀欲也而爾皆汝也脩猶飭也廢猶墜也先人謂穆伯文伯之父也胡何也君謂魯君居位而苟求安逸敗亡之道也文伯曠於禮敬姜語之皆凜凜有法度其愛而知勞者與（論語愛之能勿勞乎）

○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丹）食（似）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洛）賢哉回也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魯人朱子曰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飲湯）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上聲）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

哉回也。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
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
意。朱子謂自有其樂。自字對簞瓢陋巷言。其字當玩味。是元有
此樂。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胡氏謂欲問顏子所樂何事。當先問顏子所好何學。朱子曰。程
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
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
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又曰道理在天地間。須是直窮到底至
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有不盡。則與萬物為一。無所窒礙。胸中泰
然。豈有不樂。又曰。程子云。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
作。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人問程子意謂。顏子之心。無少私欲。
天理渾然。是以日用動靜之間。從容自得。而無適不樂。不待以
道為可樂而言樂也。曰。謂非以道為樂。到底所樂只是道。蓋非以
道與我為二物。但得後便自樂也。○黃氏曰。顏樂之說。集註以
為從事於博文約禮。或問以為無少私欲。天理渾然。二說不同。
何也。蓋博文約禮。顏子所以用其力於前。天理渾然。顏子所以
收其功於後。博文則知之明。約禮則守之固。凡事物當然之理。
既無不洞曉。而窮通得喪。與凡可憂可戚之事。舉不足以累其
心。此其所以無少私欲。天理渾然。蓋有不期樂而自樂者矣。○

眞氏曰。集註所引程子三說。其一曰。不以貧寠改其樂。二曰。蓋自有其樂。三曰。所樂何事。皆不說出顏子之樂。是如何樂。其未郤令學者於博文約禮上用功。博文約禮亦有何樂。程朱二先生。若有所隱而不以告人者。其實無所隱而告人之深也。有人謂顏子所樂者道。程先生以爲非。由今觀之。所樂者道之言。豈不有理。而程先生乃非之。何也。蓋道只是當然之理而已。非有一物可以玩弄而娛悅也。若云所樂者道。則吾身與道各爲一物。未到渾融無間之地。豈足以語聖賢之樂哉。顏子工夫乃是博文約禮上用力。博文者。言於天下之理無不窮究。而用功之廣也。文者。言凡物皆有自然之條理也。博者。廣也。如伊川之論格物。自一身性情之理。至一草一木之理。無不講究是也。約禮者。言以禮檢束其身。而用功之要也。如視聽言動必由乎禮。常置此身於準繩規矩之中。而無一毫放逸恣縱之意是也。博文者。格物致知之事也。約禮者。克己復禮之事也。內外精粗。二者並進。則此心此身皆與禮爲一。從容游泳於天理之中。雖簞瓢陋巷。不知其爲貧。萬鍾九鼎。不知其爲富。此乃顏子之樂也。程朱二先生。恐人只想像顏子之樂。而不知實用其功。雖日談顏子之樂。何益於我。故程子全然不露。只使人自思而得之。朱先生又恐人無下手處。特說出博文約禮四字。令學者從此用功。眞積力久。自然有得。至於欲罷不能之地。則顏子之樂可以庶

幾矣。○陳氏曰。所樂在道。以道爲樂。此乃學道者之言。不學道之人。固不識此滋味。但已得道人。則此味與我兩忘。樂處郞是道。固不待以彼之道。樂我之心也。孔顔之心。如光風霽月。查滓渾化。從生至死。都是道理。順理而行。觸處是樂。行乎富貴。則樂在富貴。行乎貧賤。則樂在貧賤。夷狄患難。觸處而然。蓋行處郞是道。道處郞是樂。初非以道爲可樂而樂之也。饒氏曰。孔子蔬水曲肱。樂亦在其中者。言雖當如是之時。而吾之所樂。亦未嘗不在於此。顔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者。言雖處如是之地。而吾之所樂。亦不以此改爾

右敬身。凡九章

李氏曰。首三章。言心術。次二章。言威儀。次三章。言衣服。末章。言飲食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其娣弟戴嬀圭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

衛。齊。皆國名。地皆見前莊公。衛君。名揚。東宮。太子宮。得臣。太子名。大當作世姜。齊姓。媯。陳姓。莊公再娶于陳。陳。國名。即今開封府陳州地方。周初封舜後媯滿于此莊。戴。皆謚也。娣。女弟之從去聲嫁者諸侯昏禮。一娶九女。夫人及二媵。各有姪娣。媵。猶送也。同姓二國送女從嫁也桓公名完按傳。莊姜無子。下有又娶于陳。曰厲媯一段。小學削之。而直繫娣於莊姜何也。蓋左氏記其事。朱子正其義也

公子州吁。嬖庇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去聲兵。公弗禁。莊姜惡去聲之

嬖人。莊公幸妾也

石碏鵲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

石碏。衛大夫。方。道也。義方。即六順。納。猶寘置也。邪。即六逆。驕。矜

高奢侈肆淫貪慾泆放蕩自由也寵祿過盛則驕奢淫泆而陷於邪逆矣

夫(扶)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軫)者鮮(上聲)矣

降抑也憾恨也眕安重也蓋恃寵則驕驕則恣橫而不能自抑若強(去聲)抑之則恨恨則思亂而不能自安自重此必然之勢也

且夫(扶)賤妨貴少(去聲)陵長(上聲)遠間(去聲下同)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

貴賤以位言少長以齒言親猶近也遠近以地言新舊以時言小大以德言淫義以道言淫者邪道義者正道也妨害也陵犯也間離也破亦害也義謂使臣以義行謂行君之義

去上聲下同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

去猶違也。順即六順。效猶習也。逆即六逆。速召也。言爲人君者當務於去禍。不可反召禍也。莊公溺愛嬖人之子。使恃寵弄兵而弗之禁。是去順而效逆也。其後州吁弑桓公。爲石碏所誅。豈非速禍之明驗乎 張氏曰。衛國之禍始於莊公寵州吁。縱其好兵而不之禁。公存之時妾上僭。夫人失位。見於衛詩。則亂根之萌久矣。殖之滋長終不能圖。以致簒弑成於桓公既立之後。春秋據事直書。亦將使讀者原禍敗之所從起而嚴履霜之戒也。夫君臣父子夫婦之分。一失其正。則亂之所從生。衛莊溺愛。而使內寵僭嫡。嬖子害正。石碏之諫。足以悟矣愎而弗聽。辨之不早。貽禍後嗣。可謂慘矣。○按春秋。州吁之弑桓公。在魯隱四年。石碏尋能殺州吁以復君之讎。而幷其子厚殺之。故傳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眞氏曰。方莊公之寵州吁也。碏能諫之。及州吁之簒桓公

也礩又能誅之。可謂社稷之臣矣　孔氏曰。州吁於六逆則少陵長。於六順則弟不敬兄。非謂徧犯之也胡氏謂州吁賤妨貴。少陵長。是犯六逆之二也

○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腎于社。不敬

劉。成。皆邑名采邑名也康。肅。皆謚謚者。生有功德。卒則人君賜謚以易其名。康公名定王同母弟。所謂王季子也秦。晉。皆國名秦本在今隴西秦州。屬陝西鞏昌府。後徙咸陽。屬西安府。爲秦內史地。晉初封晉陽今山西太原府。後徙於翼即平陽府翼城縣是也脤。祭肉也以脤亦作蜃。大蛤也。古人多以蜃飾器。祭肉以蜃器盛之。故曰脤社。祭土而主陰。凡出兵則宜祭名于社兵陰事也。社主陰故出兵必宜于社

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

中者理之本然也理之本然無過不及。故謂之中動作以事言。禮義以理言。威

儀以身言。定者。靜而復也。周子云。無欲故靜。復謂還其本然也。天地之理。人得之以生。所謂在天爲命。在人爲性者也。程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按書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朱子謂衷字。只是箇無過不及之中。是箇恰好底道理。天生人物。箇箇有一副恰好無過不及底道理。降與你。可見這箇受字。是從那降字上生來。惟天降衷于民。故民得受中以生。眞氏曰。劉子之所謂中。卽成湯之所謂衷。蓋天地自然之理。而人得之以生者。是所謂天命之性也。動作禮義威儀。各有當然之則。聖人所以定其性而使弗失也。動作禮義威儀之則。所謂脩道之教也。蓋受中雖同。而氣稟或異。所以能無過不及之差。而復其性者。鮮矣。故聖人因天命本然之理。制爲日用當然之則。外有以固人之肌膚筋骸。而內有以禁人之非心逸志。是則所謂定其性而使弗失也。能循是則以養其性。則爲福。順乎天而吉也。不能循是則而敗其性。則取禍。違乎天而凶也。能與不能。亦在乎敬怠之間而已矣。

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煩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敦加厚也篤實而加厚焉亦敬也養神謂奉祭祀以養爲事曲禮所謂禱祠祭祀供給鬼神是也守業謂務農戎兵戎膰祭肉膰脤皆胙肉因祀戎而異其名爾一云腥曰脤熟曰膰執膰受脤皆交神之大節惰謂受脤不敬反還也君子敬以奉祭小人敬以務農皆養之以福者也

成子以君子而受脤不敬有取禍之道故劉子逆知其不反其後果卒于瑕瑕地名按左傳事在魯成公十三年是歲成子至瑕而卒康公之言驗矣

○衞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衞侯曰令尹其將

不免詩云敬愼威儀維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畏以在民上不可以終

衛楚皆國名衛地見前楚始封荊蠻居今湖廣荊州枝江縣其後更號曰楚遷于郢即荊州府是也衛侯名惡文子衛大夫名佗北宮其姓也時相去聲衛侯在楚據傳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爲前宋之盟楚乃先晉而朝於楚也令尹楚上卿執政者名圍兌謂免於禍詩大雅抑之篇則法也抑十有二章此所引乃其次末二句也愼民曰民視儀而動聽倡而應者也上能敬愼其威儀則可以爲民之法矣終謂善終

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

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

此衞侯問而文子答也令聞長世善名久垂於世也是指君臣而言順是以下若父子兄弟內外大小是矣皆如是謂皆有威儀也眞氏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威非徒事嚴猛而已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夫是之謂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儀非徒事容飾而已動容周旋莫不中禮夫是之謂儀然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梁襄王君也望之而不似人君非君之威儀也令尹圍臣也見之而似君矣非臣之威儀也觀此則以下皆可類推　固者安固不敗也

衞詩曰威儀棣棣第三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

詩北風柏舟之篇柏舟五章此所引乃其三末二句也棣棣富而閑習之貌輔氏曰富謂富盛也富盛則全備而無欠闕閒習則從容而不生澀選簡擇也言威儀無一不善不可

得而簡擇取舍上聲也詩之正意只是如此此蓋借引以爲人皆不可無威儀耳此以人皆有威儀釋不可選乃借引意也

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詩大雅既醉之篇既醉八章此所引乃其四下二句也攸所也攝檢也輔氏曰朋友之攝檢以威儀蓋人纔敬則自然收斂而相檢以威儀矣○按此以教訓釋攝字亦非詩本義詩所謂朋友是指助祭之賓客言相攝佐者皆有威儀當神意也

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上聲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去聲可象聲氣可樂洛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施用也用舍當斯可愛十者皆威儀也自可畏言曰威自可象

言曰儀　此節詳言君子之威儀也。眞氏曰。自在位可畏以下凡十言。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非盛德積於中。安能有此

眞氏曰。令尹圍專楚國之政。有簒奪之心。形諸威儀。必有僭偪于上者。故文子見而知其不終也　文子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未幾以簒被殺。果不能終　按文子之言。在魯襄公三十一年。明年昭公改元。楚王郟敖有疾。令尹圍入問王疾。乃以冠纓絞弑之。遂自立。其後國人叛圍。圍亦自縊而死。是果不能終也。眞氏曰。威儀者。德之表也。德有敬慢。形於外者亦然。故君子因其外以覘其中。見其容止。而知其禍福也

右通論　凡三章

通論立教明倫敬身三者